



服部文庫  
117  
2073  
5





117 号  
2073  
5

稟稿經筵進講四書直解孟子卷四

離婁章句上

離婁章句上  
是晉國樂師古時作樂截竹為十二管以審五音黃鍾大族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日陽各  
六所以叫做六律五音是宮商角徵羽孟子見後世之為治者每  
以私智自用而不遵先王之法故發此論說道治天下之道皆本  
之于心而運之以法也之所在雖聖人亦不能廢者譬如制器以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使之造作心思日久而所不精狀必且諸  
規以為員取諸矩以為方而後可以成器設使不用規矩則明巧  
亦无所據而方員不可成矣譬如審樂以師曠之聰使之察音巨  
細清濁何所不辨狀必以六律之長短定五音之高下而後可以  
成樂設使不用六律則至聰亦无所施而五音不可審矣古稱至  
聖莫如堯舜如堯舜之治天下以如天好生之仁運之何治不成  
狀其精神心術必審之紀綱法度立為教養之政以正德厚生狀  
後伊天下咸被其仁也設使堯舜之治天下而不以仁政則雖有  
教養斯民之心而綱紀未備規矩未周欲天下之民皆遂生復性  
而歸于平治亦不能矣况不及堯舜者乎朕則為治之不可無法  
即器之不可無規矩樂之不可無六律也世之求治者奈何欲廢  
乎通章十三節十二節用反止聖人既竭節用正  
今有節孟子承上文說堯舜惟行仁政所以澤被于當時法傳于  
後世至今稱善治也今之為君者亦有愛民之意念發于由衷與  
夫愛民之名未聞于近者似亦可以致治矣朕而德澤不究治  
效不臻當時之民不  
其心不若堯舜哉由

孟子卷之四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一章

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

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

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管陰陽各六以節五音

之上下黃鍾大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

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

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

法度仁政者治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服部文庫  
117  
5



世不待仁政則雖存仁心仁聞而無其具以施之惠亦不及于民矣欲治之成豈可得乎夫先王之遺本無難行惟後之為君者不能推已及人修廢墜故雖存不忍人之心無不忍人之政而治乎不可幾耳願治者其思之

故曰節孟子承上文說不行先王之道即仁心仁聞不足以成治如此可見心為出治之本政為治之法政根于心則法有所本而不為徒法心為出治之本則本存而法不為徒善所以古語有云徒有仁心而無其政以繼之則慈祥憫悌之藎何從運用不足以為政也徒有仁政而無其心以主之則紀綱法度之施祇為文具不能以自行也故治天下者必有仁心以為治本有仁政以為治法而後治之治可庶幾矣彼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豈能澤當時而傳後世耶

詩云節德是過差率由是遵守舊章是先王之成法孟子承上文說徒善既不足以為政則先王之法信不可不遵矣詩假樂篇中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說治天下者于政事之間能無錯誤疎失皆由遵用先王之舊章也故也可見先王之法中正不偏極悉具備後人惟不能守所以事有愆忘若能于發號出令立綱陳紀皆以先王之法為準自朕有所持循不至于錯誤有所考據不至于疎失矣乃猶愆過遺忘而民不被其澤者尤是理也朕則竟舜所行之仁政寧非後世之所當遵哉蓋天下創業垂統立為法制科條經了多少區畫才得明備周悉為後世治安之具後人不能遵守或參以私意廢墜典章或妄有紛更輕變成法天下之亂往由是而作豈但能平治而已哉守成業者所當知也

聖人節軍所以取平繩所以取直都是制器的式樣孟子承上文說吾謂先王之法後世當遵者何也蓋古之聖人繼天立極開物

成務欲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既當竭其力以辨方員平直之則矣朕一人之目有所見有所不及見使無法以繼之則目力有時而窮故制之規矩以為方員制之準繩以為平直使天下後世凡有造作的皆據之以為式而成器之利世也賴是聖人制器之法不可勝用也聖人欲作樂以宣天下之和固嘗用其卑以察清濁高下之理矣朕一人之耳有所聞有所不及聞使無法以繼之則耳力亦有時而窮故制之為律陰陽各六以正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使天下後世欲審音樂的皆據之以考驗而聲音節奏世世傳之是聖人作樂之法不可勝用也聖人不忍生民之无丰而欲為之造命固已竭尽心思惟區區無所不計其極矣使無法以繼之則能施于心思之所及而不能施于所不及即堯舜之仁亦有時而窮故必以不忍人之政繼之制田里教樹畜以厚其生設學校明禮義以正其德使不忍之政有所歸而不墮故政行于一時而垂之後世天下萬世无有不被其仁者矣治之所由成如此狀則不以仁政豈能平治天下乎此先王之法所當遵也

為高節下是甲下孟子承上文說先王立法為世无弊後之為治者誠能因而用之則不假耳甘心思之力而治功可成矣所以說欲為高者必因丘陵以丘陵之勢本高因而積累之則易成也欲為下者必因川澤以川澤之勢本下因而疏浚之則易深也可見天下之事有所因而為之則簡而有功无所據而施之則勞而寡效今先王之道著為成法就是丘陵川澤一般乃不知所以因而為欲以一人之聰明目前之近効則是舍丘陵以為高舍川澤以為下用力愈多而功愈不能成矣這便是違事理的豈可謂之智乎這一章書自首節至此都反覆言為人君者當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的意思能行先王之道則不愆不忘而仁覆天下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而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其此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

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音與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集所以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至此論



不行先王之道則雖有仁心仁聞亦不足以爲政矣。是以節播惡是貽患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先王之道所以當外者只以不忍人之政足以澤當時而傳萬世耳是以爲人君者必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則澤及生民洪垂後世而代天理物之責乃爲不虧以是而居高位固其宜也苟不仁而在人上必且縱情肆慾破壞先王之法而有所顧忌是播其惡于衆而天下皆受其禍矣其視仁者爲何如哉狀仁與不仁其幾甚微而治亂安危之效自此分矣爲人上者可不慎哉。

上無節揆是度量工是百官度即是法君子是在上的人小人是在下的人幸是倖免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不仁而在高位則其禍存不可勝言者蓋人君一身百官萬民之統率也苟上而爲君者施之政事惟任其私意而不以道理度量則下而爲臣者務爲阿順亦无所執持而不以法度自守矣夫朝廷之上全憑着道理才能出令以布信今上无道揆則遷就紛更政令不能畫一而道不信于朝廷矣百官之衆全依着法度才能順命以成信今下无法守則偷惰欺罔職業不以定脩而度不信于百官矣朝不信道則在上之君子必至于肆志妄行犯名義而不恤工不信度則在下之小人必至于放肆邪侈犯刑法而不顧一不仁在位而臣民皆化邪邪如此非所謂播惡于衆者乎如此而國有不亡者亦僅倖苟免而已不仁之禍一至于此不亦深可畏哉。

城郭節孟子承上文說况于不仁之禍乃知國之治亂只在仁與不仁而已所以古語說道凡爲國者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雖是國勢不強却于根本無傷還不叫做害惟道揆不立于上而工不信國儲不富却于元無不損還不叫做害惟道揆不立于上而工不信有禮則教化不行于下而不知有孝由是賊惡之民起于其間

以仁心仁聞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存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非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倖倖而已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

爲邪說暴行敗紀亂常而國之喪亡尤日矣其爲災與害顧不天哉爲人君者當鑒于不仁之禍而思取法于先王之仁政矣天之三節詩是大雅板之篇厥是領覆也查七是意緩悅從的模樣孟子承上文說仁政之行八君固當任其責矣朕爲人君者禍顛覆周室正上下交儆之職爲人臣者當夙夜匪懈以救國家之急不可泄七朕意緩悅從苟且且夕而无所收正也這詩所謂泄七者就如作語所謂沓七一般如何是沓七的意思蓋人臣事君有當盡之義也今以逢迎爲悅不以匡弼爲忠是尤義矣人臣進退有當守之義也今進不能正君退不能紮已是无礼矣人臣告君當以堯舜爲法也今有所謂謀者皆出于世俗功利之私至于先王之法則造言詆毀以爲難行是先王之治終不可復矣這等的臣只是因循歲月頭虛身家全无休國之誠急君之念計時俗之所謂沓七也詩人所謂泄七何以與此是豈人臣之道乎責難節責是責望閉是禁遏是害孟子說人臣而至于泄七沓查无救于傾覆國家何賴焉不知人臣事君自有個道理古語有云人臣若只趨走承順外貌恭謹亦小節耳惟是尽心輔導幸高遠難行之事責其君以必行使存心立政必效如堯舜而後已這等的難似強之以所不堪朕其心却是以聖帝明王的事業期望其君而不欲以庸常待之這才是尊君之至所以謂之恭也人臣只惟謹順從外面敬畏亦虛文耳惟是盡言規諫教壞先王之善道以禁遏其邪僻之心即犯顏苦口或傷于直慤而不辭這等的雖是投之以所甚忌朕其心却是以防微杜漸的道理臣救其君而不敢稍之手有過這不是爲國之誠所以謂之敬也若謂先王之道非吾君所能行而不肯責難陳善以盡開導之方坐視其有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辟與闕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 詩云天之方蹶無然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誤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



過而不恤。這才是害其君。不謂之賊。而何夫不以恭敬事其君。而至于賊害其君。正惟七合七之謂也。其何以贊成化理而行。三王之治。誠為人臣。各信不可不任其責。矣。按孟子責難陳善之言。不特明事君之法。即人君受言之道。亦在于此。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必如此。狀後能納納。忠言以成德業。而先王之治。可幾有志。堯舜者。可不念哉。規矩章。孟子論世之君。臣當以聖人為法。先比。如說道古聖人。尚象制器。做下的法式。後世皆遵而用之。如後為員。必用規以準。而後員可成。欲為方。必用矩以度。而後方可成。是天下之方員。皆于規矩。而无以知。所謂方員之至也。若夫人之大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件。都是個道理。但聖人有之。而不能由賢人由之。而不能由惟聖人。則生知安行。若之極。精行之極。當于凡貴戚親疎等。級降殺。都合乎天理。人情之極。不可加。亦不可損。所謂人倫之至也。不法規矩。成不得方員。不聖人。成不得人倫。三代而後。所以世无善法者。惟以聖人之道。不明而變。倫。故也。狀則為君。為臣者。不可不以聖人為法。哉。欲為節。孟子承上文。說入倫。莫大于君臣。聖人莫過于堯舜。如欲為君。而人君的道理。欲為臣。而人臣的道理。二者將何所。法哉。皆法堯舜而已。矣。蓋自古非无明君。而惟堯之為君。則放。格。天。光。被。四。表。致。治。之。盛。直。古。獨。降。是。能。及。君。君。德。之。極。者。必。必。堯。狀。後。可。為。君。也。自。古。非。无。賢。臣。而。惟。舜。之。為。臣。則。女。德。之。位。位。試。諸。張。輔。相。之。業。後。世。莫。及。是。能。及。臣。道。之。極。者。故。必。法。堯。舜。而。後。可。為。臣。也。若。為。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其。君。則。雖。奔。上。及。為。恭。不。過。承。事。之。末。節。皆。為。不。敬。其。君。者。其。為。君。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其。民。則。雖。粉。飾。治。具。終。无。愛。民。之。定。心。皆。為。賊。其。民。也。有。其。臣。

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若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不驟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存仁心。仁聞以行先王。○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欲為君。盡君道。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堯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舜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孔子曰。道一仁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而至于不敬其君。則臣道虧。君而至于賊其民。則君道失。其何以輔理一人。君臨萬姓。哉。此為君臣者。所以必法堯舜也。孔子節。孟子承上文。說世之君。臣不法堯舜。而至于慢君賊民者。无他。蓋有畏難之心。則謂堯舜至聖。不可幾及。有苟且之心。則謂不法堯舜。亦可小康。此皆暗于大道。而未聞孔子之言也。孔子曾說天下之道有二。只是仁與不仁兩端。一念无私。而當理便是。在便與不仁為異。路。一念徇私。而當理便是。不仁便與仁為異。路。未。有。出。于。仁。不。仁。之。外。而。辨。為。兩。途。者。亦。未。有。存。仁。不。仁。之。間。而。別。為。一。道。者。可。見。能。法。堯。舜。則。君。臣。之。道。而。在。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其。幾。在。一。念。之。微。而。相。去。天。壤。可。不。驚。哉。暴。其。二。節。幽。厲。是。惡。主。的。謾。動。靜。亂。常。為。幽。殺。戮。无。辜。為。幽。厲。子。說。道。君。道。惟。在。于。仁。仁。則。能。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而。身。安。則。寧。矣。若。不。仁。之。君。暴。虐。其。民。或。橫。征。厚。斂。以。資。民。財。或。嚴。刑。峻。罰。以。殘。民。命。其。為。虐。政。多。端。狀。人。心。既。離。禍。患。立。至。其。則。身。弑。國。亡。而。不。能。以。自。存。不。甚。則。身。危。國。削。而。不。能。以。自。振。蓋。惡。有。大。小。禍。有。輕。重。亦。有。不。害。于。其。身。凶。于。其。國。者。也。狀。不。但。身。受。其。禍。而。已。至。于。沒。身。之。後。考。其。行。事。定。其。謚。號。或。以。其。昏。昧。不。明。而。名。之。曰。幽。如。周。之。幽。王。或。以。其。殘。賊。无。道。而。名。之。曰。厲。如。周。之。厲。王。這。等。惡。謚。定。之。一。時。傳。之。百。世。雖。有。孝。子。慈。孫。欲。為。祖。宗。禱。禱。亦。必。不。能。更。改。矣。夫。一。不。仁。而。生。前。之。慘。禍。身。後。之。惡。名。至。如。此。狀。則。欲。使。君。道。者。可。不。知。所。鑒。哉。大。雅。蕩。之。篇。有。云。殷。之。不。遠。即。有。夏。后。之。世。蓋。欲。紂。之。鑒。戒。于。桀。耳。紂。當。以。桀。為。鑒。則。全。人。亦。當。以。幽。厲。為。鑒。正。此。詩。之。謂。也。夫。鑒。幽。厲。之。不。仁。則。能。必。三。代。之。仁。不。特。榮。顯。當。年。而。且。流。芳。萬。世。矣。可。不。謹。哉。

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厲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



不知也試以夏商周三代之其初創業之君命有天下如湯如  
湯如文武皆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生之而絕其  
而非困事也都以惻隱愛行其是以民心悅服而天命自歸其  
所以得天下者以其仁也及其後王如桀紂幽厲皆以凶殘狼戾  
之心行苛刻暴虐之事民窮而弗恤民怨而弗恤雖欲以肆其  
民上是以民心携貳而天命不保其所以失天下者以不仁也  
特天下為朕至于有國之諸侯若能行仁則土地人民可以保  
而以與以存若流于不仁則內憂外患相繼並作而以廢以亡  
得失亦有朕者蓋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人君若  
不仁則土崩瓦解雖有先世之基業亦不足憑雖有祖宗之德澤  
亦不足恃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天子二節孟子承上文說仁與不仁而天下之得失與國之廢  
存亡恒必由之則可見天子所以保四海諸侯所以保社稷卿大  
夫所以保宗廟士庶人所以保四體者皆以其仁也若天子不仁  
則億兆離心叛亂四起四海不能保其有矣諸侯不仁則身危國  
削眾叛親離社稷不能保其有矣卿大夫不仁則壞法亂紀必有  
覆宗絕祀之憂宗廟不能保其有矣士庶人不仁則悖理傷道必  
有虧軀殺身之禍四體不能保其有矣可見無貴無賤皆因不仁  
而致死亡可懼之甚也今人于死亡无有不知惡而思避者顧于  
不仁之事則甘心樂為不知鑒戒這等的人就似惡醉而強飲酒  
的一般不知強酒而欲無醜不可得也樂不仁而欲无死亡又豈  
可得哉欲保國家者信不可不及而求之于仁矣  
愛人章○孟子說君子處世但當反求諸己而不必責備于人若  
責人太過而自治或疎未有能服人者也且如三者切于愛人  
之被其恩澤者誰不親而附之其或愛人而人不我親則是吾仁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  
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

聲○此承上文之  
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  
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  
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  
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有未至耳便當自反其仁務使立不獨立達必俱達可也嘗者明  
于治人之受其約束者誰不順而從之其或治人而人不我治  
則是我智有未及耳便當自反其智務使知无弗明處无弗當可  
也有禮者敬人之被其敬者豈有施而不報之理其或理人而  
不我答則是吾敬有未盡耳便當自反其敬退讓以接之積誠以  
動之可也若愛人不親而謂不可以恩結治人不治而謂不可以  
德化禮人不答而謂不可以誠感徒以自足自用之心處待天下  
而不以自責自治之孝學待其身豈君子之道哉

行有二節配是合天命是天理孟子承上文說君子以一身而配  
行萬事不但治人愛人禮人而已若能以自反之心推而廣之凡  
所行之事有窒礙不通不能如其願的件也都反求諸己只在  
身心上講求根本處着力必求每事必善而後已這等的修身克  
己嚴密精詳則一身之中視所言動好惡取舍死一不當乎天理  
合乎人心天下皆敬信而歸服之矣豈有不親不治不答者哉大  
雅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說人能常也思念務合天理則  
天心祐助多福自臻這福是自已求之非俸致者其即身正而天  
下歸之之謂也如不能正已而但知責人徒以權力把持天下則  
今之不從威之不服欲使天下歸心其可得哉大孝論乎天下而  
推本于修身亦此意也  
恒言章○恒言是常言孟子說天下之言有平易淺近而至理存  
焉者不可不察也如今人尋常言語都是天下國家却不知這  
句言語自有次序夫言天下而繼以國者為何蓋天下至廣德化  
難以周備須是國都之內治教修明則由近及遠可以致萬邦之  
平治是天下之本乃在于國也言國而繼以家者為何蓋邦人至  
衆情意難以感孚須是一家之中恩義浹洽則由內及外可以興

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  
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故也 詩云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  
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  
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  
上章而推言之天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壹是皆以脩身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  
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

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  
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  
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  
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一國之仁讓是國之本。乃在于家也。至于治家之本。又在于身。蓋一身之奉動。乃一家之所視效。必身無不正。而後門之內。整齊嚴肅。家自無不齊矣。是雖慎言。而所未及。而根本切要之地。乃在于此。能先修其身。則齊家治國平天下。可次第舉矣。若其身不正。則豈有本亂而未治者哉。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宜深省于此。斯為政章。巨室是世臣。大家得罪。是自取怨怒。的意思。是向慕溢。是充滿。蓋子說。今之為君者。不能反身修德。聽屬人心。而徒以權力相尚。都却說。為政甚難。自我言之。為政初無難事。只是要不得罪于巨室而已。蓋一國之中。必有世臣。大家秉政。用事的。其位望隆。重固足以保眾庶之觀瞻。其勢力甚強。亦足以行君上之命令。若人君舉動乖錯。則巨室心懷怨怒。政教有壅。而不行者。誠使言動循理。處置得宜。絕無纖毫過失。則世臣大家皆心悅誠服。翕然向慕。也與巨室一般。一國之所慕。則天下之人皆視以為趨。向其誠心傾心悅服也。與國人一般。這等的人。心向慕。無不遠近而皆。朕則德教大行。如水之沛然。而莫能禦。可以充溢于四海。而無有滯礙矣。夫德教四溢。是稱極治。而後自能服巨室之心。始之。為政又何難之有。朕提綱。聖要固在巨室之心。服而端本。溼源。又在君德之慎修。此為政者尤當反求諸身也。

天下章。役是為人。役使天是理勢之當。然孟子說天下之大。分有一非。出令以使人。則听命以役使于人。此相臨之定體也。朕有尚德尚力之不同。若天下有道。大皆修德。其位之貴賤。必稱其德之大小。故大德的人。則小德者為之役。大賢的人。則小賢者為之役。人者不恃勢而自尊。後于人者不畏勢而自服。此在尚德之時。朕也。若天下無道。人不修德。但以勢力相為。雄長力小的。則為

大者所役。力弱的。則為強者所役。小固不敢以敵大。弱固不敢以敵強。此在尚力之時。朕也。世道不同。故其所尚亦異。朕合而言之。都是理勢之當。朕度德以薄。貴賤則依。終正而分。義明是理。當知此量。力以為重。輕則心志定。而身尊。息是勢。不得如此。人豈能悍理而妄行。違勢而獨立哉。所以說斯二者。能天也。若能度德。量力。一听于理勢之當。朕而不取。違悖。這便是順天。順天則可以保其社稷。和其人民。而國以長存矣。不知此便是逆天。逆天則豈有不亡者乎。觀于存亡之機。而有國者。當審所尚矣。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耻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



悅誠服故能三分有二開創成周之王業耳若能修德仁與文王一般則人心感服天命必歸在大國因勢乘便不出五年在小國積功累仁不出七年必成混一統理而為政于天下矣至是則大國反為吾役而何有于受命之配哉

商之節詩是大雅文王篇謂是救侯字解維字膚是大敏是達灌酒以降神叫做禋將是助祭孟子承上文說吾謂能師文王則必為政于天下者是豈不據而言之大雅文王之詩說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止十萬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无不臣服于周所以賦者天命靡常歸于有德故也天命既以歸周是商強大而易姓之後皆服役于周如此孔子讀此詩而嘆之說商之子孫其前不億何其衆也又王能行仁政而周命維新商政遂革則是仁人在位雖有大衆不能當之蓋難乎其為衆矣若使為國君者皆能以懷保惠無之心行除暴救民之政念仁都在乎仁則惠澤旁敷風聲遠播天下之民皆親之如父母誠之為元后以戰則勝以攻則取雖有強大之國豈能與之為敵哉由大雅之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則文王我師仁者無敵于是為益信矣有國者徒耻受命而不法文王抑獨何與

今也節執是持詩是大雅桑柔篇逝是語辭孟子承上說規文王之事孔子之言則知國君之所以能無敵者以其好仁也今之諸侯耻受命于大國其心豈不欲長駕遠馭無敵于天下哉乃師大國之般樂怠教不師文王之發政施仁視其所為都只足嚴刑重斂與兵結怨的事未有誠心愛民力行仁政者是徒知恥為人殺而不知所以免耻之方就是手持熱物而不以水自灌的一般其終不免于熱明矣大雅桑柔之篇有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是說

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詩至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

持熱者必以水自濯而後可以解熱猶立國者必以仁自強而後可以服人若不務行仁而欲無敵于天下萬無是理也為人君者可不勉哉戰國諸侯如齊宣欲溢中國撫四夷而但知與兵構怨深惠欲雪先人之耻而不免糜爛其民孟子皆以仁政告之而卒不能用故為此論以儆當時之君如此

不仁意○舊是災害孟子說有國家者就不講言危言而惡聞災害狀禍福之來皆由自取惟違事理者能言之亦惟樂受患言者能所之若邪不仁之人私欲障蔽本心之明都喪雖有忠謀諍論亦必拒之而不從豈可與之有言哉且知修德行仁則可以長久安寧暴虐不仁則不免于危言此必成之理也彼則若狀無知悍狀不顧不以危險為可畏而反據之以為安不以災害為可虞而反趨之以為利不以滅亡為可深憂而反恬狀處之以為樂這等的顛倒錯亂終迷不反豈不至于亡國敗家假使不仁者而可與言則必能悔悟前非改過遷善雖危急存亡之際尚可不回又何于國敗家之有哉大抵天下之事如声色貨利馳騁田獵只將來日積月累馴至于不可為雖悔何及哉若平日常有此心不敢肆意妄為或少有過失聞言即悟則治安之效可期豈特能免于敗亡而已

孔子二節滄浪是水各纏是冠系孟子說不仁之人迷而不悟及至敗亡非誘命于天則歸罪于人而不知其皆由乎自致也不觀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之纈這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之足其言雖若淺近而其中實有至理孔子聞之乃呼門人小子面告之說這孔子之歌雖出于无心狀就中玩味却有個感應自朕之

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助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與同



理小其審所之可也夫德之與是。般是濯何以有清濁之分。蓋纓乃首服人之所貴也。貴則惟水之清者乃可以致潔。故以之濯纓。足為下體人之所賤也。賤則雖水之濁者亦可以去垢。故以之濯足。見纓之濯也。出清致之足之濯也。出濁致之有此。休真。故有此感。吾非人所能強者。所以說自取之也。朕則有國家者。仁則榮不仁則辱。禍福皆自己求之。論滄浪之歌。可以惕朕省矣。夫人二節。侮是慢。慢是害。太甲是商書篇名。尊是滿。是避。孟子承上文說。觀孔子所滄浪之歌。而發自取之義。則凡天下之事。皆可類推。或禍或福。无不自已求之。者。如人之一身。若能敬慎。端莊。則人目生。嚴憚。誰敢有侮之者。惟是平日不能檢身。或事動。則或。或。詞放。誕。自。已。先。不。尊。重。下。朕。後。人。以。為。可。侮。而。耻。辱。加。焉。這。不。是。人。能。侮。我。乃。吾。自。取。其。侮。也。又。如。一。家。之。中。若。能。整。齊。和。睦。則。家。道。自。興。與。隆。誰。敢。有。侮。之。者。惟。是。平。日。不。能。治。家。或。骨肉。相。代。或。閨。門。不。肅。自。家。先。敗。壞。下。朕。後。人。見。其。四。毀。而。灾。害。及。焉。這。不。是。人。能。毀。我。乃。吾。自。取。其。毀。也。又。如。一。國。之。內。若。能。治。順。威。嚴。則。大。國。亦。將。畏。之。誰。敢。有。侮。之。者。惟。是。用。人。行。政。皆。失。其。道。以。致。百。姓。不。安。四。隣。不。睦。自。已。先。有。可。伐。之。象。下。朕。後。動。天。下。之。兵。而。身。危。國。制。之。禍。生。焉。過。不。是。人。敢。下。伐。我。乃。吾。自。取。其。伐。也。此。而。身。不。處。生。惟。人。所。害。孔。子。所。謂。自。取。者。蓋。如。此。商。書。太。甲。之。篇。說。天。降。之。孽。離。似。難。逃。朕。人。能。修。德。回。天。猶。有。可。避。者。若。孽。自。已。作。災。殃。立。不。豈。有。存。活。之。理。乎。此。則。自。侮。自。毀。自。伐。之。謂。也。有。臣。家。者。如。纓。思。自。取。之。義。而。深。戒。自。作。之。孽。則。必。能。听。信。忠。言。而。无。國。敗。家。之。禍。矣。

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滄。浪水名。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此類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自取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與保守故也。夫桀紂之民也。皆是祖宗所遺。如何便失了。人民以其暴虐。不仁。眾心怨怒。不肯歸向。故也。由此而觀。可見得天下存。個道理。只要百姓歸附。則有人。有土。天下皆其統。取矣。得民存。個道理。只要他心裡喜歡。則近悅遠來。萬民皆其臣妾矣。至于欲得。民之心。又有個道理。不是智術。可愚威力。可劫者。只看他所欲。所。惡。如飽煖安逸。乃民心之所甚欲。而不能自遂者。須是在上者。替。他。多。方。撫。恤。把。好。事。件。上。都。聚。集。與。他。使。他。遂。其。生。養。安。全。之。樂。如飢寒勞苦。乃民心之所甚惡。而不能自去者。須是在上者。替。他。盡。力。驅。逐。把。不。好。的。事。件。一。些。不。害。着。他。使。得。免。于。怨。恨。愁。嘆。之。聲。如。此。則。君。以。民。之。心。為。心。而。民。亦。以。君。之。心。為。心。豈。有。不。得。其。民。者。既得其民。則保民而王。天下孰能禦之。禦。則。惟。不。知。此。道。所。以。失。民。而。失。天。下。也。與。訓。名。字。

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孟子曰。梁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圻也。走音奏。圻音廣。野也。言民之所







結繩正解  
而前乎此。正比一條的道路。若能由之。則奉勳光明。自無所待。外求之  
路矣。所以說人之正路也。這安定正路。本吾所固有。不待外求。人  
當終身居之。而不可須臾離者。今乃自暴自棄。雖有安宅。雖  
之弗居。雖有正路。舍之不由。這等不仁不義的人。非私欲陷溺。其  
其良心。何以頓倒錯亂至此。豈不可哀之甚哉。孟子此言。啓人懷  
耻之心。而勉以自強者。意至矣。孝皆其尚深者。于斯  
道在章。爾爾。適古字通用。孟子說凡人情之所趨。即世道之所  
係。則公異則私。公則治。私則亂。其幾不可不察也。彼率性之謂  
道。一人由之。眾人共由之。本至也。乃世間別有一種。率性之謂  
道。共由之道。不足為高。務求之于荒唐玄渺者。道是道。在尔而未  
諸遠行道之謂事。一人能之。眾人共能之。本至易也。乃世間別有  
一等。修為講眾所共。事不足為奇。務求之于艰深怪異者。道  
是事在易而求之難。夫求道于遠。求事于難。其初本起于一念之  
勝心。卒之勝而不已。則爭也。而不知則亂。天下未有得平者。也。以  
我觀之。人元肯賤賢。愚一般有父母。般有兄弟。孩提之童。無不  
知愛其親者。及其稍長。不知敬其兄者。只這良知良能。所在有  
何。尔氏可分有。何門戶。可立。若使人人為之。都親其親。人  
弟的都長其長。這等風俗。便是極和氣。的風俗。這等世界。便是極  
无事的世界。朝廷之止。不必繁刑峻法。閭里之闢。不爭我。是非  
天下无不平。亦無道。豈不在近事。豈不在易。而求道與事。皆  
何必求之遠。且難哉。三代而時。各街。于門。戶。政。休。體。繫。于。聰明。有  
維世。費民之責者。三復此。百識其漸。而亟反之可矣。  
居下章。孟子說君子以一人之身。事上使下。交友奉親。件。都  
有個道理。須在根本切要處。講求。且如居下位。而治民。須是君上  
信任他。才得展布。若不得。君則情意不通。事多掣肘。何以安其

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曠安  
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  
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曠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  
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孟  
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爾。古字通用。  
○親長在人。為其爾。親之長之。在人。為其易  
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  
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孟子曰。居下位  
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  
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

位而行。其志雖欲治民。不可得矣。朕得君有道。不在談後。以取容  
須是行成名。立朋友。間個。七。稱揚。而後能見。知于君。若朋友不  
信。則名譽不顯。上何由知。欲得乎君。不能矣。朕信友有道。不在結  
友。以延譽。須是竭力。盡孝。便父母。常。七。喜悅。而後能取信于朋友。  
若事親弗悅。則素行不孚。人何由信。欲信于友。不能矣。朕悅親有  
道。又在于誠身。蓋守身乃事親之本。若反求諸身。一有虧欠。未能  
盡得直寔无妄的道理。則服勞奉養。都是虛文。末節。何以能得親  
之欢。故思事親者。不可不誠其身也。至于誠身。有。道。又在于明善。  
蓋擇善乃固執之基。若察識之功。一有未至。不能真知天命人心  
之本狀。則為善去惡。不能定用其力。何以能復于无妄。故欲誠身  
者。又不可不明乎善也。君子能明善。以誠身。則事親為孝。交友  
為信。定心。事君為忠。治民為寬政。誠心而為善。從之矣。  
誠者。節。孟子說。君子欲盡道。下。君。民。親。友。之。間。而。必。以。明。善。誠。身。  
為本。則可以見誠之為貴矣。朕誠雖具于人。而其原出于天。蓋天  
生斯民。皆有恒性。中。所。具。之。德。即。是。天。以。元。亨。利。貞。付。畀。與。他  
的。這。道。理。純。粹。真。寔。无。一。毫。虛。假。充。一。些。虧。欠。乃。天。道。之。本。狀。所  
以說誠者。天之道也。但在天固无不實之理。在人容有不實之心。  
必須先明乎善。思以復其誠寔之本體。把性中仁義禮智。件。件。都  
體驗擴充。之。欲。其。精。守。之。欲。其。固。必。求。于。誠。而。後。已。此。乃。天  
道之當狀。所以說思誠者。人之道也。夫誠曰。天。道。既。為。性。分。之。所  
固有。思誠曰。人。道。又。其。職。分。之。所。當。為。則。明。善。以。誠。身。人。以。合  
天。君。子。不。可。不。知。所。務。矣。  
至誠節。孟子承上說。思誠為人道之當狀。固宜責成于己。而究  
理。乃。人。心。之。同。狀。自。足。感。通。乎。人。特。患。誠。有。未。至。耳。若。能。擇。善。固  
執。由。思。誠。而。至。于。念。上。皆。誠。无。一。毫。虛。假。時。上。皆。誠。无。一。息。間。斷。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  
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  
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  
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  
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  
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  
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  
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  
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  
而無偽。人道。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  
之當然也。至誠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  
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  
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



到那至誠的地。位與天道合一。將見事親則親悅其孝。事君則君諒其忠。交友則友服其信。治民則民懷其仁。有不言之而自喻者矣。若謂至誠不能動物。天下豈有是理哉。使誠有未至。則方寸之中。便有虛假間斷。何以使精神貫徹。意志交孚。欲求獲上治民。悅信親友。必不可得也。蓋天地間。實是一個道理。尺與我都是這個心。心之感觸。則不戒而自孚。心相間隔。則有求而莫應。此必朕之理也。君子可不以思誠為先務哉。

伯夷章。○作字。與字。都解做起字。蓋是何不交。王為西伯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孟子說。今之諸侯。莫能定天下。予一者。只為仁政不行。故也。武以文。王以文。王。見之。皆商紂毒。補四海。播弄老成。此賢人隱伏之時也。那時伯夷避紂之恥。隱于北海。而往焉。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歸之以就其養。非時不出矣。及聞文王起為西伯。遂就其養。可也。遂自東海而往焉。夫仁政一施。而辟世之賢。遂自窮。每相率來。嘯王道之得人如此。

二老者。孟子說。伯夷太公。這二老。不是尋常的人。但以年齒高天。下而已。伯夷求仁。無怨得聖人之清。太公待時。而與為帝王之佐。齒德俱尊。乃天下之大老也。既曰大老。則其德望所在。人心歸屬。且將現其向背。以為重輕。就如天下之父。一般。今皆慕文王之政。來自海濱。是天下之父歸之矣。天下之父。已為之子。寧有背其父而往者乎。蓋海內之心。方現望于賢者。而賢者之心。已慕向于文王。雖欲過之不歸。不可得矣。自古有國家者。莫難于得賢士。尤難于得老成之士。故三仁奔而殷祚滅。一老歸而周道興。

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于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作興。皆起也。蓋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其養非求仕也。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

得失之效。可睹矣。賢以及民者。尚知所務。而哉。諸侯節。孟子說。文王所以開創成周之業。而為政于天下者。以其得民望而係人心也。李之諸侯。惟思不能行。文王之政。取有能取。文王之政。如所謂田里樹畜之教。鯨寡孤獨之養。一奉而行之。則仁心仁聞。達于四海。必有老成賢哲之七。相率來歸。如伯夷大公者。那時天下之民。心誠悅服。豈能舍之而往乎。夫人心戴之。則天命歸之。不論國之強弱。大約七年之內。必能統一四海。制御諸侯。而為政于天下矣。有圖上之志者。亦何憚而不師文王耶。蓋三代之得天下。皆以施德行仁。固結人心。為本而戰國之君。徒欲恃其富強。從衡之策。兼制天下。故孟子舉文王之政。以示之如此。後世人若欲以王法。制治者。不可不知所法哉。

求也章。○求也。再求。孔子弟子。賦是徵。鳴鼓而攻。是聲其罪。而責之。孟子見當時列國之君。皆以富國強兵為務。而不知其非。故引此以儆之。說昔孔門弟子。再求。住于魯大夫季氏為家臣之長。季氏專魯國之政。私家之富。過于公室。再求。不能匡救。以改正其惡。德反為之。聚斂于民。徵收賦稅。較之往時。更多一倍。這是刺下。而如所謂聚斂之臣也。孔子問之。對諸弟子說。求也。游于吾門。而不能以道事人。如此。是有負于平日之教。而非吾之徒矣。亦小。子于彼有朋友之義。當責其罪。以責之。使之省改。可也。夫國家財。用誠不可闕。賦藏富于國。不如裁富于民。若言利之臣。廢民膏血。以充公家之賦。始則損下。益上。害及于民。其終至財聚民散。而禍亦歸于上矣。豈國家之所宜有哉。宜夫子之痛絕之也。

由此節。孟子承上說。由孔子責再求之言。觀之。可見人臣事君。但當引以志仁。不宜導以求利。若君不行仁政。而為臣者。又厚斂下。民以封殖之。乃名教之罪人。孔子所棄絕者也。夫富國強兵。且不可。

子焉往。焉於處。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天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善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言也。大國五年。小國而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



况於為君強戰者乎。蓋聚斂之臣奪人之財，未傷人之命也。若強戰者，只要開疆闢土，戰勝攻取，而不顧生民之命，故爭地而戰，則殺人盈城，而食人肉，則其慘也。夫為土地之故，使之肝腦塗地，則其地而食人肉，矣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豈特奪民之財可比乎。故善戰者，是開墾任土地，是竭地力的意思。古時井田之法，其歸于上，這是辟草萊任土地，富國之術也。孟子承上文說，今列國之君，所求于土地之效，用于君者有三：一是善用兵戰勝攻取，一是縱橫遊說連結諸侯，一是墾田積穀為國興利。這三種人，如今都說他有功，下國狀以王法論之，皆有必誅之罪。善戰者，人雖應敵制勝，可以快人主之心，狀傷殘民命，殺生靈，即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者，有王者必伐之。狀而服至重之刑，此罪當首論者也。縱橫遊說連結諸侯，使人離身親戰之事，狀亦不可放比于善戰之刑，即其次也。開闢草萊，竭地力的人，雖不過為生財富國之計，狀猶刻來，兼併小民，罔顧餘利，使天下民受其害，不得生養，其罪亦不可逃。比于善戰之刑，是又其次也。今之諸侯，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又何怪乎禍亂之相尋而不已。取財就三者論之，縱橫之徒，固不必言矣。至于行師理財，雖三代亦不可廢，而繫以為罪，何也。蓋王者之用兵，主于定亂而善戰者，以多殺為功，王者之制賦，主于惠民，而言利者，以多取為富。此義利之辨，而治亂所由分也。用人者可不審哉。

存乎章○良是善戰，是目中瞳下，瞭是明，是昏暗。孟子說，况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愬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智中則眸子瞭焉，智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之善惡生于心，心之精神見于目，意念一起，即形于瞻視之間。故惟眸子之在人，不能掩其心之惡也。如其胸中所有，光明正大，則其神翕聚，而見之眸子者，必狀清明瞭然，而精明焉。若是胸中所有，偏私邪曲，則其神渙散，而見之眸子者，必狀恍惚蒙昧，眊而昏暗焉。心之邪正不同，而目之昏明，即異。眸子不能掩其善，亦不能掩其惡也。即此一端，豈不足以觀人乎。

子眊焉。眊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智中不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於度反，叟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

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也。



能快其侮奪之心也惡有侮人奪人而可謂之恭儉者乎是可見  
 定心謙讓狀後謂之恭寔心尊節狀後謂之儉若只在聲音笑貌  
 之間做出恭儉的模樣則不過粉飾偽為而已恭儉美德豈可以  
 聲音笑貌偽為者哉蓋當時之君惟務虛名而不修寔德故孟子  
 敬之如此蓋侮生于驕必克其驕心方能虛已下人而无所侮奪  
 生于侈必克其侈心方能約已裕人而无所奪此恭儉之所由成  
 也為人君者不可不知

淳于章淳于髡是齊之辯士板是稱錘以稱物之輕重者人之  
 處事稱量道理以合于中也叫做板淳于髡不見諸侯故  
 設辭以諷之說道吾聞男女有別就是以物相取與不得親手交  
 接果是禮之當狀與孟子答說男女授受不親固為禮矣即如嫂之與叔  
 禮之至重也淳于髡說男女授受不親固為禮矣即如嫂之與叔  
 之叔者將引手以救之乎還是拘授受不親之禮而坐視其死也  
 孟子答說嫂叔至親溺水大變于此不救則忍心害理是豺狼之  
 類耳有人心者果如是乎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君子處事有經  
 有權男女授受不親是禮之常經固不可越至于嫂溺援手此乃  
 事勢危迫之際顧得情義便顧不得嫌疑故探度于輕重緩急之  
 間以求合于天理人心之正所謂權也若但知有禮而不知有權  
 則所全者小所失者大豈識時通變者哉要之經權二字固不相  
 離凡有當經如稱之有星銖兩各別權無定上如展徒以較物輕  
 重適毛三者交相為用也規孟子之言可以識權之義矣

曰今節髡聞孟子行權之論因問說信如夫子之言嫂溺則當從  
 權以援之不宜拘授受之禮矣况聖賢出處為治亂所關豈可挑  
 一。方今列國紛爭生民憔悴就是溺于水一般夫子視天下為一

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  
 權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  
 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  
 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曰  
 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  
 亦當從權以援之不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  
 可守先王之正道也言天下溺惟  
 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  
 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  
 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  
 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  
 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公  
 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孟子曰勢

家亦當從權以救之可也却及守不見諸侯之義不肯一出其身  
 以援天下這是為何豈亦拘于常禮而不能通變乎孟子答說援  
 嫂之溺與援天下之溺事勢原自不同蓋天下至廣陷溺天下至  
 大如欲撥亂反正濟世安民必先王仁義之道拯之乃能有濟  
 非如嫂之溺水但援之以手即可救也吾能以道自重朕後可以  
 出而有為今子欲援天下而使我在道以求合則先失其援之之  
 且矣豈欲我以徒手援天下乎天下之溺不可以手援則亦不容  
 輕身往見以枉其道矣此可見聖賢出處本于道固不欲濫身  
 絕世亦不容枉道求合經權之際自當有辨也後世以反經合道  
 為權遂至有違道以濟其私者不亦悖于孟子之訓乎

君子○節○君子是專長之通稱夷字解作傷字公孫丑問說凡  
 人愛子莫不欲教之以有成乃君子不親教其子這是何故孟子  
 答說父之子非是不當親教但以其事勢論之有所難行故也蓋  
 父之愛子必教以正道不納于邪使其視聽言動皆有準繩出入  
 起居死或惰慢方是教子之法若教之以正而子或不率從則  
 不免痛加督責而繼之以怒夫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今以怒繼  
 之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說夫子徒知教  
 我以正道不知已所行未必合于正道既不率教且有後言則是  
 子又傷其父也父子以恩為王君至于相傷則天性之恩有虧茲  
 孝之理背悖其為不美之事莫甚于此如之何其可行耶

古者○節○孟子上文說君子之子親教則勢有所不行不教  
 則情有所不忍所以古人就中忠敬務求兩全我有子必使師事  
 他人人有子亦許從孝于我恰是相換身的一般是以教行而德  
 成也所以狀者為何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這是一般朋友之道理  
 惟父子之間貴在恩義淡治為父的須量其子之才而善教之

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  
 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  
 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  
 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  
 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  
 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  
 父子之間  
 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  
 友之道  
 也○王氏曰父有爭于何也所謂爭者非責  
 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  
 何曰當不義則  
 亦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



爲子的須察其親之志意而善論之切不可強其所難而互相素望也若使父子之間至于善則父有慈怒之色子有怨忘之心父子相夷而情意乖離矣夫父慈子孝狀後家道與隆苟或乖離則家旋之問矢了和氣其爲不祥孰大于此此古人易子之教所以爲善也

事孰章○孟子說凡人之于天下有所敬承而不敢違叫做事事果以何爲大惟善事其親凡服勞奉養无所不其心斯爲事之大也亦有所保持而不致失叫做守守果何以爲大惟善守其身凡言動事爲无所不致其謹斯爲守之大也故事親守身固皆爲大而其身則顯親揚名可傳于後如此能事其親吾之所門也如或一失其身陷于不義則虧辱親親以不孝之大者而欲以奉養之未盡事親之道吾未之聞也欲事親者不可不自守身始乎古人有言孝莫大于事親故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一出言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皆守身以事親之旨也事親者不可不知

能守其身以事親者允如曾子其奉養曾孫竭力用勞每次進食必有酒肉及食畢將徹又必請命于父將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有爲對蓋恐親意更欲與人而先曲爲承順如此及曾子既沒曾元奉養曾子每次進食亦有酒肉惟至食畢將徹却不問父所與或父問有餘又以無爲對蓋恐其物不繼將留以復進于親也此但求日肯之常充供親所嗜能養其口而巳若曾子者于一徹食之間親未有言即先其意而求之親有所問即順其情而應之真可謂能養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者矣夫養口休者非不竭力備物狀不能順親之心未足稱也惟至于祭志則精神意念常與心志流通使親歡欣悅適无不遂之願故事親者必如曾子之養志方可稱孝也

太守孰爲太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晁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

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也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巳曾子事親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必曾



國自无不定矣。一正君而國定。則操術甚簡。取效甚速。夫尚何以適  
臣問為哉。蓋格心之益。惟大人足以當之。可見出治之本。固在于  
正君。而致君之道。尤本于正己。此又為人臣者所當知也。  
不虞。○虞是料度。孟子說人之是非。固出于衆論。然毀譽之言。  
亦有不可憑者。且如有善于人。從而譽之。此其常也。亦有有  
心制行本。无可稱而。而美譽者。或事機偶會。時論見推。或交游  
素多。浮名易起。此乃一時過情之譽。于其人之本心。實不自料。其  
有此也。這叫做不虞之譽。以此而定人之賢。則浮沉庸眾之流。徒  
倖得志者多矣。豈得謂之公。是哉。有不善于人。從而毀之。此其  
常也。亦有立身行道。期為完人。而不免詆毀者。或心无愧怍。而  
以形迹致疑。或行本孤高。而以遠俗取忌。此乃一時不根之謗。于  
其人之素履。實不足以為病也。這叫做求全之毀。以此而決人之  
不賢。則砥礪磨修之士。無辜受屈者多矣。豈得謂之公。非哉。朕則  
修己者。當其在己。不可以毀譽而遠。為憂喜用人者。當處其所  
由。不可以毀譽而輕。為進退矣。夫三代直道。以善惡為是非。未  
世頌威。以好惡為毀譽。名實濶濶。其弊久矣。故必在上者。无作奸  
作惡之私。則在下者。有真見。真非之寔。主世教者。加之意。可也。  
易言。○易是輕易。孟子說人之言語。乃一身之樞機。最所當慎  
者。朕有出言輕易的人。或于人之善。惡妄有褒貶。或于事之得失。  
輕為論斷。遂至于僨事。失人。與成。召辱者。此是為何。只因其未遭  
失言之責。而无所懲創。故也。如使曾以失言之故。見尤于人。而有  
所悔悟。則必知言語之失。所係甚大。當自加儆省。而不敢輕出諸  
口矣。豈至于易其言。而蓋言出于口。而禍福榮辱。係焉不可輕也。  
必待責而後悔。則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雖悔尤及矣。此又孟子言  
外之意。

適音蒲。謂去聲。○趙氏曰。適過也。問非也。格  
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  
非心。愚謂問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  
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問惟有大  
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  
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  
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  
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  
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  
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  
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  
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  
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  
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  
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  
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  
能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  
也。呂

人師章。○孟子說人之為孝。莫貴于自修。莫病于自足。如多見多  
聞。足以待問。有道有德。可以為法。天下之人。皆尊而慕之。願以為  
師。朕後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乃自己的造詣。未必便是聖賢。却  
自尊自足。見得自己有餘。一心要做做人的師範。如人有不知的。來  
問他。講解有不能的。來求他。教導他。心裡便十分歡喜。有這等好  
勝的念頭。必不能謙虛。以受益。有這等自滿的意思。必不能勤勵  
以自強。是終不復有進矣。豈非人之大患。孟子此言。不專為傳  
道受業而設。亦成人不自滿。足之意。有若師之責者。宜先究心焉。  
樂正章。○樂正子名克。孟子弟子。故見王。謂前室音者。是前日  
王。謂齊王之。律臣。孟子所深鄙。而不與言者。樂正子。一日從之。  
齊則失。亦于。匪六矣。孟子不與言。其所從之。失而先。其來見之。  
遲故為絕之。謂說道。今日亦來見我。我至。子。問。說。弟子。未  
敢失。先生何故出此言。以絕之。孟子說。爾至。齊。問。說。弟子。未  
今日方來見我。則我之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子。因。自。解。說。克。初  
至。齊。對。舍。館。未。定。是。故。來。見。稍。遲。非。敢。慢。也。孟子。責。之。說。爾。曾。問。  
門人。弟子。來。自。遠。友。必。待。舍。館。既。定。朕。後。求。見。師。長。乎。必。以。見。  
長者。為。先。求。舍。館。為。後。方。是。誠。意。今。子。遲。來。見。恐。敬。師。之。道。不  
如是也。子。是。正。子。自。知。其。罪。即。對。說。克。來。見。之。遲。誠。為。失。禮。已。知  
罪矣。其。受。責。如。此。朕。亦。發。言。之。意。則。猶。未。之。悟。也。  
子。之。章。○舖。是。食。噉。是。飲。樂。正。子。從。王。驩。之。齊。既。知。見。師。遲。緩。之  
罪。孟子。乃。正。言。以。責。之。說。君子。取。友。最。宜。慎重。必。是。志。同。道。合。如  
可。相。從。今。子。教。何。等。人。品。尔。乃。從。之。以。來。想。亦。非。有。他。意。只。為。其  
飲食。供奉。富貴。有。餘。尔。但。圖。此。舖。噉。得。遂。口。腹。之。欲。而已。我。不。意  
子。幸。占。人。之。道。以。聖。賢。自。期。乃。為。飲食。之。微。妄。從。非。類。何。不。自。愛

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  
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  
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遠。  
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孟  
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  
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  
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  
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孟子曰。人  
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  
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樂正子從  
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於子敖之齊。子敖。王  
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



如此子亦知其罪否耶按樂正子乃孟子高弟必不至于餽餒從人但一時取便相隨不及審慎孟子恐其失身故峻詞以責之可見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未有納交極倖而不辱其身者希子于王驩未嘗畧假詞色即門人弟子少有濡足必切戒而慎遠之若將免焉聖賢出處游光明正大真後世所當法也

不孝章○孟子說古禮相傳凡人不可不孝之罪有三一是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是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一是不娶无子絕先祖祀犯了一件便是不孝朕就三者較之不讓其親者此于不能成親不為祿仕者止于不能養親其罪未為大也至于无後則先祖相傳之支派已絕而父母之宗祀无主矣其為不孝孰大于是所以占之聖人當事勢之難人倫之變便有個善處的道理昔虞舜有鯀在下帝堯以二女妻之舜但承堯之命而不告于父母以舜之大孝日以不順乎親為已憂豈不知禮之當告哉正恐告而不詳則不敢娶而終于无後也告而後娶所以稟命于父母而不敢自專禮之經也不告而娶所以繼承其宗祀而不至无後禮之叔也故君子以為舜之不告而娶而後娶者同歸于孝而無使舜拘囿命之祀而蹈无後之罪則泥于小節陷于大不孝矣君子奚取焉夫古今帝王之孝莫過于舜乃其所最重者在此可見子之事親以承祧為大以奉養為小故必宗祧有托上繼得人而後祖宗之神靈可慰父母之心志可悅也以孝治天下者尚休而推之仁之章○孟子說世之言道者只在枝葉上講求而不反之根本切實之地是以愈難而愈遠甲豈知道堯大下仁義而其意亦不外于孝弟之間乎大仁主于愛比濟人利物都是愛之所推朕非其意也乃其意則在于事親蓋父子天性有歡朕不可解之情即孩提之童无不知愛其親者這一點愛心何等真切人能孝以事

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故孟子始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以此責之曰克有罪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從饋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

饋啜反○徒但也饋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非而切責之

親盡得為子的道理則慈祥惻怛之心不可勝用以之濟人利物至于无一夫不被其澤都從這裡面生發出來豈是不仁之寔乎所以說仁之寔事親是也義主于敬凡事君尊賢都是敬之所施朕非其寔也乃其寔則在于從兄蓋兄弟天倫有秩朕不可踰之序即孩提稍長无不知敬其兄者這一點敬心何等真切人能順以從兄盡得為弟的道理則謙卑遜順之意隨在皆朕以之事君尊賢至于无一事不得其宜都從這裡面充拓出來豈不是義之寔乎所以說義之寔從兄是也夫事親從兄人皆可能而仁義之道從從此則求道者當以敦本尚寔為務矣

智之節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說孟子承上說良心真切之地乃百行從出之原不但仁義之寔在于事親從兄二者推之智也智之寔皆朕蓋智以明通為用雖萬事萬物都要周知朕其說本切寔的去處只是事親從兄這兩件見得分明守得堅定心念依着孝弟的道理不為私欲所蔽不以外蒙而遷這便是本朕之寔知推之可以窮神知化未有不能察人倫而不能明德物者此所以為智之寔也所以說智之寔從兄是也夫事親從兄人皆可能而仁義之道從從此則求道者當以敦本尚寔為務矣

舉一動以在愛敬上周旋使有義以相維有情以相洽這便是會朕之天機出之可以安上治民未有不能博學而能庸神者此所以為禮之寔也知智之寔則不必以博學識為能知禮之寔則不必以繁文縟節為尚推之亦然以和氣為主雖平情宣化動用其博朕其切近精寔之地也只在事親從兄這兩件蓋父子兄弟天性至親自有孝悌歡比一段的真氣吾能孝于親弟于兄家庭之間渾朕和氣則天性之真氣在我矣樂則和順從容无所勉強其真機發動就如草水之萌芽一般將油朕而自生矣既有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一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後為人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

告也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

○孟子曰仁之實而聚則天下之罪人也

仁主於愛而愛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



意則發榮滋長日漸充溢其生機暢達就如草木之茂盛一般蓋  
 勃然而不可已矣生而不已則隨處發見莫非性真動容周旋莫  
 非盛德其妙至于足之蹈之舞之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此  
 是吾心自和樂之充之以動天地感鬼神莫不由此也所以為  
 樂之實也此可見孝弟為五常之首言行之原吾性中之仁義莫  
 于此而知此之謂智履此之謂禮和此之謂樂天下之道無一不  
 統于斯也人親其親長其長而道盡矣何必求之遠且難哉  
 天下章順謂論親于道而不違的意思孟子說古之聖人所以  
 有天下而不與者蓋以性分為重則以勢分為輕也夫天下至大  
 遭際絕盛的事業人所深願而不可得者乃處之泰然不動意  
 視天下之悅而歸也就如草芥一般自古以來惟舜為能如此夫  
 舜以誠而夫而大得人心終陵元后其位至尊其勢至重而乃  
 視之若其輕者這是何蓋舜遭頑嚚之親處人倫之變心也  
 念之只要得親之歡而无所乖性論親于道而无所違逆方才遂  
 得他的願也說人生世間道理合當如此若不得乎親不曾修  
 得自己的孝行則人道有虧如何可以為人子事父母我分合當  
 如此若不順乎親不曾成得父屏的令名則于道有虧如何可以  
 為子其中戚也此舜所以終能得親順親而成天下之大孝也與  
 仇草芥也此舜所以終能得親順親而成天下之大孝也與  
 舜盡節詩禮之名底是致誠是悅樂孟子承上說舜不以人心  
 之大悅為已樂而但以親心之未樂為已憂所以致也汲也只要  
 全盡事親的道理觀他竭力耕田負罪引應何等勤苦且克諧以  
 孝變也齊粟何等真誠凡職分當為及用情委曲的去處无有毫  
 髮之不盡者所以替雖頑至是亦感其誠意而格其非心罪

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  
 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智之實知  
 斯一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一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一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  
 惡可已則不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  
 音洛惡平聲○斯一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  
 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  
 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  
 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  
 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  
 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  
 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  
 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  
 之密而樂○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  
 之深也

至于次喜悅樂則不但得親之心而且順親之道矣夫父子天性  
 精神本自流通終无不可化者自替曉底豫則凡聞風興起者知  
 天下无不可事之親皆勉于孝知父子有不可解之情皆與于慈  
 而天下化矣子孝父慈倫理本自一定无不可與起者惟天下既  
 化則凡為子的皆止于孝為父的皆止于慈而天下之父子定矣  
 夫愛敬盡于事親德教加于百姓至于化行俗美如此是誠為法  
 于天下可傳于後世而非止為一身一家之孝矣謂之大孝不亦  
 宜乎按古之聖王莫不以孝治天下而獨稱舜為大孝者以其身  
 事親而收宸極之功其事為獨難躬修孝德而成天下之作其  
 治為最盛此萬世所莫及也以天下奉其親者宜以虞舜為法  
 舜生二節○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都地名孟子說天生聖  
 人以任百王之治統開萬世之太平非偶狀也試以虞舜文王論  
 之舜生於諸馮既而遷居於負夏其後卒于鳴條這都是東方  
 夷服的去處是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其後卒于畢都這  
 都是近西夷的去處是西夷之人也夫在常人則生于其地者即  
 稱于其地之中而不能振拔若聖人則問氣所鍾曠世而一見有  
 非地之所能限者孟子欲明二聖之同道故先發其端如此  
 地之二節○時彙刻文字于玉左右兩扇有事則合之以為信驗  
 叫做符節揆是度孟子承上說舜與文王一生于東夷一生于西  
 夷其地之相距千有餘里可謂遠矣舜與文王起于周其世  
 代之相後千有餘歲可謂久矣朕舜發于畝畝之中得志而為天  
 子文王當有商之季得志而為方伯則風動四方一則修和有  
 夏都能行道于中而使仁義禮樂燦然大明彼此相較无毫髮之  
 差就如合符符節的一樣何其同也由此而惟可見前乎千百世

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  
 親不可以為人下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言舜  
 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  
 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  
 以論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  
 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舜  
 盡事親之道而替曉底豫替曉底豫而天下  
 化替曉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  
 大孝替曉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替曉至  
 格茲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  
 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  
 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  
 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



之既往有聖人崛起後乎千百世之將來自聖人復起地之相去  
世之相隔雖其迹不盡而狀以理度之所存其非純王之心所行  
莫非純王之道其致一而已矣又豈有不一哉蓋戰國時正季不  
明其說紛起楊墨諸行皆托于聖人以自為一家之言而聖道為  
天下裂矣孟子之論聖人之同道蓋所以深闡當時之異說也  
子產之節節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濬洧二水名春秋時有子產  
者輔佐鄭君凡一國之政事都听他掌管其尊卑其重則凡典  
百姓與刑除害自有經濟之大者乃一且過濬洧之制見人徒涉  
其心不忍便將所乘的重渡濟他一時小民感其恩澤稱為盛事  
狀而其夫政體矣故孟子之說存子之存心行事非不欲使澤  
及于民狀其體統有尊卑規模有大小君子產與濟人之事惠  
則惠矣其子為政的道理則未之知也蓋君子馭眾臨民自有公  
正正大之德修政之章自有綱紀法度之施在上的不必要譽于  
民在下的亦忘其恩所自出此乃所以為政也今子產以煦也為  
仁所及有限人非不戴其恩只是私恩人非不被其利只是小利  
其不知政體甚矣何足道哉夫惠者王政之所不廢但施惠于  
人則雖有所及而亦有所不及政行于下則能有所愛達之手  
所不愛此大小公私之別也若好行小惠而不知大德則違道于  
譽者有名不實民何賴焉蓋孔子稱管仲之仁而訛其器之小孟子  
稱子產之惠而病其不知政皆可為後世訓也  
歲十節周時十一月即今九月十二日即今十月方橋可通人行  
曰走江大橋可通車行曰輿祭病是惠善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  
子產只知徒渡之人為可憫而不知乘輿之濟為有限是亦不諳  
于先王之政耳試以王政言之每歲天氣向寒的時節凡道路之  
間有阻水難行的去處即量起人夫修治橋梁十一月農事才畢

民方稍暇那徒扛可通人行的其功易就這時便成了十二月  
農事俱畢工作可與那輿祭可通車行的功難難就這時也都成  
了是當未寒之時而巳念徒行者之苦在初寒之候而巳憂車行  
者之艱元不先事預圖及時為備所以水潦无阻道路通行國中  
百姓未聞有病于徒渡者也即此一端可見先王之政不必入心  
問其病苦而為之挽摩只須事也立有規模而遺之安逸此所謂  
綱紀法度之施而不失為公平正大之德矣使子產而知此道則  
鄭國之民自无有病法者矣何用以乘輿濟之哉  
君子二節辟是闕除行人孟子承上文說先王之政上不求赫赫  
可喜之功下不為煦也悅人之術惟施得其平而已若君子之治  
人能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政一切與利除害補偏救弊的事次  
第施行務要均平周備使人各得其所則所施皆博所齊皆衆  
不見其施恩小利而百姓自狀心悅誠服矣如此則雖出入之際  
辟除行人令他週遊亦是上下之理宜狀何必以乘輿濟人自輿  
居尊之體也况國中之水當洪者舉國之人望濟者多焉能以  
所乘之輿人而濟之乎若人而濟之是欲人而悅之也為  
政者統御萬民總理庶務至為煩勞必欲每人而求其悅豈但曲  
意徇物違道于譽大非為政之體且恐人多日少不能以有限之  
力應无已之求其勢必至于穷矣善為政者固如是乎夫行小惠  
而使人不知為政也欲明治休者宜究心焉  
君之章孟子告齊宣王說君臣相與各有當盡的道理朕下之  
根上亦視上之所以待下者何如且如君之于臣能隆之以社稷  
推之以至誠言所計從精投意合看他就如手足一般自相倚為  
用而不可一日少者則君之待臣厚矣由是為臣的莫不感恩圖

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盡其所  
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  
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  
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  
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  
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  
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  
始於見其有  
不是處耳  
子有陳瑾堂仲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二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  
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  
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  
邑近岐夷郢近

豐鎬今有地之相去也子有餘里世之相後  
文王墓也于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  
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  
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  
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  
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  
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  
雖有先後遠近之不  
同然其道則一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  
其乘輿濟人於濬洧乘去聲濬音臻洧榮美  
反○子產鄭大大公孫  
僑也濬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  
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  
惠而不知為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  
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根矢志竭忠殫愛券君德使益清明。保護君身使益強固。就似  
腹心一般相依為命而終身同其休戚矣。這是上下一體恩義兼  
隆。明良相遇之盛如此。此道既衰。人君有輕視其臣如大馬者。奔  
走之而已。秦豕之而已。這時的傲慢。無禮則人自疎。漠然不見  
其可親。必將無怨無德。視如路人。一般尚可望以腹心之報。至  
于衰薄之極。人君有賤惡其臣如土芥者。踐踏之而已。斬交之而  
已。這時的慘刻。少恩則人自危。悚然惟恐其不保。至于離心離  
德。避如寇讎。一般豈但如國人而已。呼夫尊卑之名。分雖殊。而報  
施之厚薄。則常相稱。王可惕。朕省矣。宣王待士。恩禮衰薄。故孟子  
做之如此。若人臣自處。則不厭。夫臣之事君。其得位行道。固當  
有匪躬。寒心之心。雖去。固潔身亦當有愛君。卷心之意。豈得自處  
其薄乎。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禹世不易之道也。  
王曰。節節是齊。王不足。孟子寇讎之言。禮是。屐。禮。服是。齊。衰。三  
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援禮問說。夫子言。人臣在國。尚有寇讎  
其君者。禮有云。去國的臣。或那舊君。薨為他服。有衰三月。以夫子  
寇讎之言。較之在國者。且有寇讎之報。去國者。未何以得他三月  
之服。不知舊君與臣下在國的時節。何如相視。世則可為之服矣。  
諫行節節。是言臣為舊君有服之意。諫是規。聖言是陳。善行與  
听皆是從。膏澤是恩。惠有故。是為事而不合。去口。往他國。導出疆  
是防。標掠。先其往。是初。其賢使收用的意思。不。是。不。歸。故。國。收  
是取。田。見。所。入。之。祿。里。是。所。居。之。宅。三。有。禮。指。守。之。先。之。望。之。言  
孟子對說。臣為舊君有服者。以舊君待他。甚厚。在。他。國。政。有。害  
民者。或諫其失。君即行他的諫。政有利。民者。或。當。行。君。即。行。他  
的言。由是民免其害。而蒙其利。已的膏澤。得下。民。及其。諫。論。不  
合。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引。道。他。出。疆。防。標。掠。之。也。又。先。在。他。所。往

歲十一月徒桓成。十二月興梁成。民未病涉也。  
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興。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同。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也。  
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關。同。焉。於。處。反。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孟。子。告。齊。宣。王。曰。君

的國稱其有可用之賢。至去三年之久而不反。朕後收他的田祿  
聖居前此。就望他復歸。夫既導他出。又導他賢。又望他歸。這便叫  
做三有。禮夫舊君子臣去國之後。待他三有。禮如此。則雖所事不  
終而恩義未絕。故于舊君之沒。必為之服。夫豈無謂者哉。  
不也。節節是言寇讎之義。諫則三句。只反上節三句。看。擄。是  
拘囚的意思。極是窮極。其所往。是絕其任進的路。孟子說。若今之  
為臣者。君相待。則不厭。在國的時節。有諫。則君不行。其諫。有言。則  
君不聽。其言。由是民被其害。而不蒙其利。膏澤。不下于民。至他日  
有故。而去。則君擄他。加以拘囚之威。又窮極于其所往。絕他的  
仕進之路。功。總。去。日。就。收。他。的。田。里。不。復。望。其。歸。這。等。則。刻。薄。寡  
恩。不。惟。犬。馬。臣。且。土。芥。其。臣。故。為。臣。者。不。以。寇。讎。視。之。此。方。叫  
做寇讎。既為寇讎。則與舊君恩義已絕。又何服之有哉。朕則寇讎  
之報。由君有以先之。于何疑其言之太甚哉。  
元罪章。○孟子說。君子之去就。惟視國家之治亂。回家之治亂。但  
現刑賞之當否。百官庶職。皆君之所任用。即陷于罪。就有當  
宥者。若士。猶。元。罪。而。在。上。者。乘。一。時。之。怒。妄。有。誅。殺。此。淫。刑。之。漸  
也。其。漸。一。長。則。將。視。臣。如。土。芥。非。惟。士。不。保。其。首。領。而。且。駭。及  
于大夫矣。為大夫者。度不能救。則宜奉身而去。之。蓋。不。可。則。止。義  
當。朕。也。如。待。其。禍。及。于。大。夫。則。欲。去。而。不。能。矣。豈。保。身。之。哲。哉。羣  
黎百姓。皆君之所子育。即罹于罪。就有當宥者。若民。本。大。罪。而。在  
上。者。用。一。時。之。法。輕。有。刑。戮。此。濫。殺。之。端。也。其。端。一。開。則。將。殺。人  
如草菅。不但民。無所措手足。而且蔓延及于士矣。為士者。知不可  
留。則宜遠徙。以避之。蓋。亂。邦。不。居。道。當。朕。也。如。待。其。禍。及。于。士。則  
欲徙。而不得矣。豈。保。身。之。智。哉。此。君子。所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也。夫。有。國。家。者。使。其。大。小。臣。士。皆。懼。禍。不。安。而。至。于。去。且。徙。豈。不

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  
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  
則臣視君如寇讎。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下。可。謂。邈。然。無。敬。矣。  
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  
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  
焉。人。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士。芥。則。踐  
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王。曰。禮。為  
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為  
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同。○儀。禮。曰。以  
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  
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  
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殆哉故明君慎于行法必係士大夫之心亦所以為國家計也  
 君仁章○孟子說人君一身萬化之原不正其身未有能正人者  
 誠于法度號令之頒一出于慈祥和愛利而無少刻薄是任處以仁  
 也此是百官萬民奉行德意莫敢不與于仁蓋有不令而行者矣  
 于是用舍舉措之間皆歸于正大公平而無少偏陂是自處以義  
 也由是百官萬民遵守成式莫敢不與于義蓋有不言而喻者矣  
 夫一國化為仁義王道之成也狀其端始于一身身有治民之責者  
 可不以正身為本哉按二句已見前篇但前指人臣正君說此指  
 人君正己說見仁義及端本之源上下交修皆不能外也  
 非禮章○孟子說所貴乎禮義者謂其中正而不偏也禮而合乎  
 中固君子之所履矣狀亦有似禮而非禮者如禮本尚敬而足恭  
 則涉于諂諂諂諂存文而文勝則疑于偽名雖為禮寔非禮之正也  
 為義而止其所不當止以奮激為義而行其所不必行名雖為義  
 寔非義之正也若盛德之大人乃禮義之所自出其進退周旋無  
 一不依于禮却不為非禮之禮以取悅其辭辭舉措无一事不  
 由于義却不為非義之義以要名此所以為禮義之中正也有志  
 于立身者可不知所法也  
 中也章○中是德性中和亦是涵育薰陶的意思孟子說父兄之  
 于子弟莫不願其賢而不能元不肖亦在乎教之而已如自己  
 中和之德而子弟之德性或有偏則必抑其過引其不及從容  
 涵養使之自至于中而後已且已有幹濟之才而子弟之才能或  
 有所短則必開其昏蔽其惰懈漸使之自成其才而後已如  
 此則不中者有變化氣質之功而不優于驟不才者有開發聰明  
 之益而不苦其難那時德修名立才知父兄的善教所以樂其父  
 兄之賢不獨生我長我而又能成我也若為父兄者見子弟之不  
 中不才則須加督責以求其速成及見其難成遽舍之而不教是  
 棄之而已夫天下無不可化之人君子惟欲與人為善而家庭之  
 近子弟之親尤且教之無方矣之無術則所謂中與不者亦未死  
 過中而不才矣狀則父兄之賢與其子弟之不肖相去之間能凡  
 何哉為父兄者慎不可輕棄其子弟矣  
 人有章○孟子說凡天下之事有才能的才能幹濟有力量前  
 才肯擔當非不肖子有為也狀見之不肖守之不確則或以輕為  
 而取敗或以銳進而無成者有之故平居之時有所不肯為而後  
 臨事之日无所不能為如道義有所未安則雖人之所迫逐而恐  
 後者彼獨有所退避而不趨時勢有所未便則雖人之所街擊以  
 求庸者彼獨有所欲藏而不露這等的涵養精潔持守堅定狀後  
 幹濟自有餘才擔當自有全力見得事理當為則重大艱難之任  
 即毅然以身當之而无所顧忌遇事可為則禍福利害之衝  
 即傲然以身赴之而无所畏縮真有幸世所不敢為所不能為者  
 彼獨能為之矣是其能有為者乃于能不為者之也若死所不為  
 則其識見操持小矣安能有所為耶觀人者視其所不為亦可也  
 言人章○孟子說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故人有過矣往七  
 曲為覆蔽不肯播揚此忠厚之心亦遠害之道也若聞人有不善  
 之事便喜談樂道以快一時之口惟務攻訐陰私不思掩護瑕玷  
 千人固有損矣豈知言悖而出亦悖而大不但誣善之言流傳五  
 寔有敬愛之端即嫉惡之言詎過戾亦取禍之道也其如後患  
 何哉孟子之言為世之戒于毀人者戒也  
 仲尼章○已字解做太守孟子說天下之道本有大中至正之則  
 不但賢智者不能抗之而使高也雖聖如仲尼天下後世所仰望

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  
 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  
 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  
 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 ○孟子  
 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  
 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 ○孟子曰非禮之  
 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  
 順理因時而處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也  
 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也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  
 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

經義直解

卷四 離婁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  
 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  
 之也二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則此猶望其  
 歸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嘗澤不下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  
 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仇寇仇何  
 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  
 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  
 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  
 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  
 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

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  
 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  
 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  
 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 ○孟子  
 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  
 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 ○孟子曰非禮之  
 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  
 順理因時而處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也  
 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也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  
 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



以爲不可及者宜其有高世絕俗之行以求異於人矣夫其平  
日所爲也只是日用常行之間求合于天理人情之正發爲言  
語皆人之所易知而無過高之談見之躬行皆人之所易從而無  
過激之行其不爲太甚如此二有太甚則是求加于性分之外而  
不合于義理之中矣何以爲聖人哉後世孝聖人者或持論太深  
以玄虛爲理與成處已太峻以矯激爲名高皆叛于仲尼之道者  
也可不戒哉

天人章○必是期必孟子說君子之于言行但當隨事順應不可  
先有成心且如言貴于信使不擇是非而必期于信則拘泥而不  
通矣行貴于果使不量可否而必期于果則果而化矣夫夫  
則不厭言非不信而未嘗有心于信行非不果而未嘗有心于果  
惟看義理上何如義所當信則久要不忘如撻之義而不宜則言  
有所不必踐義所當果則勇往不撓如肩之義而不協則行有所  
不必決是非可否惟義是視而無所容心此大人之言行所以爲  
天下法也孔子嘗說君子无適无莫義之與此正與此互相發蓋  
必信必果便是適莫若取裁于義而无所適莫則信果亦在其中  
○又未若小人之釋七矣  
○孟子說世之稱大人者以其盛德大業高出于天下若  
非人之所能及殊不知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  
心而已蓋赤子之心情實未開所知所能純是一團天理而无一  
毫物欲之蔽乃心之本也自知誘物化之後情識日長直性  
欲操持極其堅定而外不奪于物誘故自少至老時時刻刻只是  
這一点純一无偽之心不曾少有斷喪雖智周萬物无所不知寔

之字是  
指而得  
而言下  
而居之  
皆之取  
皆之取  
皆之取

皆赤子之良知雖道濟天下无所不能寔皆赤子之良能何嘗有  
穿窬之智機械之巧加于心體之外者乎所以說不失其赤子之  
心欲爲大人者亦反求其本然之心而已赤子之心由于天稟  
而所以能存是心者必由于孝力若非涵養薰蒸以維持調護則在  
孩提有識之時已有攻取彫琢之患矣何以能不失其初心乎  
○養生章○當字解做爲字孟子說人之于親生一事死葬无有不  
當自盡者以緩急較之朝夕奉養孰爲人道之常統使盡志盡  
物致養无方皆出于從容暇豫之時隨其分量大小可以自致還  
不叫做大事惟至于送終之禮乃人子事親盡頭之時節自此以  
後更无可以用情于親者設使一有未至悔將何及這才爲人子  
的大事所以先王制刑于喪葬之際尤極周詳至欲爲人子者必  
誠必信而不至有後日之悔也孟子此言非以笑外生爲輕蓋見當  
時墨子之徒以薄葬之說惑天下至傷一本之恩故以此儆之亦  
維世教之意也

○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  
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  
不合於義而不信  
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  
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  
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  
不知無所不能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  
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  
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事生固  
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  
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  
誠必信不使少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  
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  
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  
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  
而才者也樂有賢又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  
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  
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 ○孟子曰人有不  
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  
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  
以有爲無所不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  
者安能有所爲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  
如後患何 此亦有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  
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  
者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  
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  
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



達其應用之本原天下之事取之一心而裕如矣自得之妙至于如此此君子之至所以務于深造以道而必欲其自得之也真見其有益乎得而功不可不繼序不可不循也尚使一暴十寒進銳退速安望其有自得之益哉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

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木之來處也

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

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

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靡也

以善章○服是取勝義是涵育薰陶的意思孟子說人君孰不欲服天下而所以服之者有公私不同或見力不足以服人因欲以善去服人不知善雖有服人之理我不可有矜已之心如已有一善乃即恃此以驕人則是以善自私誰肯傾心以服我縱有服者不過外貌之矯飾而已非心服也其必善不獨善而推以善人涵有薰陶務使同歸于善而後已此則以曲成万物為心以兼善天下為度若此者乃可以服天下使之心悅誠服以歸于我而可為天下玉矣若非以善養人之君天下未必心服而能致王于天下豈有是理哉夫善一也之以服人則人未必服之以養人則心服蓋王心之公私少異而人之向背頓殊王霸之分六端正在于此

君天下者可不審其幾乎

言无章○蔽是蔽塞蓋子說人之言語有足以召禍啟釁者謂之不祥之言狀止于一身之吉凶无關於天下國家之利害不可的的確也便為之不祥求其的確為不祥之言惟是邪說邪小人見人有善輒媚嫉之使不得見用于君見人有技輒排擠之使不得見用于世此其言下拂士庶之公議上蔽人生之聰明真是巧言足以亂德利口足以覆邦貽害深而流毒遠其為不祥孰大于是夫蔽賢之言其害如此所言者誠能明以察邪斷以除禍則嘉言固伏眾賢畢進而可撥亂為治矣為謂邪其承享于休矣

徐子二節○徐子名詳是孟子的門人亟是數原泉是有源之水混也其湧出的模樣科字解做坎字是低窪蓄水之處故是至徐子問于孟子說流水之為物不過天地間之一物耳乃仲尼每現于水而教也稱之說水哉水哉若有深契于心而不查其原形于貨歎者不知仲尼何取于水而亟稱之如此孟子答說欲知水之可取當觀水之源流蓋有原之泉方其出于山下則混也狀湧出書如是而後亦如是无止息也及其遇坎而止則盈滿于此而後漸進于彼无壅滯也固是進而不已則沛然莫禦必至于四海而後有所歸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

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

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而王者未之有也

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

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

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

同未知孰是疑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

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

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而王者未之有也

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

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

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

同未知孰是疑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

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

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而王者未之有也

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

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

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

同未知孰是疑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

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

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而王者未之有也

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

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

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

同未知孰是疑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

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

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而王者未之有也

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

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

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

同未知孰是疑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

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

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溝澮之中莫不盈滿及雨止水退則溝澮之乾涸可立而待是  
 來也既非混也而不容其流也及其盈科而漸進忽狀而盈亦忽  
 狀而涸水之危者固如此何足取哉况于水而君子之為亦可  
 以類推矣故人能反身循德使泰深而蓄厚狀後宜大聲宏而名  
 譽隨之這便是有本之水漸進而不已的意思此君子之所貴也  
 如道德本元足稱而聲譽反過其是則一時雖能掩飾日久必狀  
 敗露就是溝澮之水易盈易涸的一般豈非君子之所深耻而不  
 居者乎狀則仲尼之稱水蓋取夫有本之義而思夫過情之譽也  
 彼驟于譽者可以惕然而深省矣

幾希章●幾希是些少的意思孟子說天地之間人為最貴與禽  
 獸迥狀不同人皆知之狀其所以異于禽獸者則未之知也蓋人  
 物之生其初受形受性也是一般但禽獸則有偏而不至義而不  
 通的去處惟人心這虛靈理會得來充拓得去可以盡性而踐  
 形只這些子與禽獸分別其相去能得幾何此所以謂之幾希也  
 既曰幾希則出乎此入乎彼其端甚微而操則存舍則亡所關亦  
 其重矣乃眾人則拘于氣稟奪于物欲把那幾希之理去之而不  
 能存是以陷于禽獸而不自知其惟君子能反觀內省察識擴充  
 其于幾希之理盡能存之又存不敢失墜者是豈庸人所能及哉  
 按孟子所言幾希即虞書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意思幾  
 希不在即入于禽獸何危如之幾希之亦間不容髮何微如之若  
 擇之惟精守之惟一則幾希之理自能常存矣

舜明節孟子說幾希之理君子固能存之矣自君子而上又有生  
 知安行自无不存的聖人蓋物有物之理人有入之倫而貫徹于  
 倫物之中者則曰仁曰義這就幾希的道理未有不知之真而  
 能行之至者也惟舜則生而知之見得世間萬物雖飛潛動植形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  
 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  
 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  
 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  
 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  
 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  
 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  
 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  
 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  
 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  
 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躡等干譽之病  
 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  
 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惡者言

性各有不同狀成大成小未有不待我以立命者是物之所以異  
 于人理既知之極其明矣又見得人有五倫雖親疏義序別信施  
 用亦多不同狀立愛立敬未有不如是而能成性者是入之所以  
 異于物其理又察之極其詳矣至于吾性中之仁義則能安而行  
 之其慈祥和順但從心上生發出來自能无所不愛是隨其所行无  
 適而非仁不是以仁為美而有仁心以行仁也其裁制區事從心上  
 運用出來自能无所不宜是隨其所行无適而非義不是以義為  
 美而有仁心以行義也夫舜惟由仁義行故能盡物之性立人之極  
 而于幾希之理毫無虧欠此所以紹帝堯精一之統而開萬世心  
 學之傳也豈特如君子之能存而已哉

禹惡章●昔酒是甘美之酒孟子說古昔聖明下不以憂勤  
 惕勵為心自舜開心季之源而大禹繼之為能審理欲之凡得好  
 惡之正故于儀狄進酒才竟酒味甘美便傷狀深慮道後世必  
 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夫飲酒未便至于亡國焉  
 豈為是過計其心只恐嗜酒不已必將沉酒无節以至于亂性情  
 妨政事則亡國之禍皆從此而起矣所以于旨酒則痛絕嗜愛以  
 防嗜慾之端戒荒耽之漸也其憂勤惕勵之心見于過人欲者知  
 此及其間善言但齊有切吾身存理便欣狀听訥甚至小  
 拜以致敬不惟痛已以服人虛懷以受善夫人言未便加于聖德  
 禹豈為是過謙其心只恐服善不廣或至嘉言傲伏則无以集眾  
 思廣忠益而察善之誠皆從此而阻矣所以于善言則篤好之意  
 以備取善之量為輔德之資也其憂勤惕勵之心見于崇天理者  
 如此其人一心眾欲所攻而其惡旨酒則尤声色貨利慎意謹  
 毒者无不深慮預防可知矣朝廷之士登賢畢集即其好善言則  
 凡百司庶職亮采惠時者无不推誠委任可知矣理欲不循好惡

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  
 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  
 務本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少也庶眾也人物  
 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  
 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  
 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  
 眾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  
 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  
 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  
 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  
 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  
 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  
 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



克而此出所以得統于舜而後後聖于无旁也  
 湯執中是執持方是方所有區別的意思孟子說繼禹而王者  
 有商湯之心只是是一個憂勤惕厲而已以其用人行政言之彼  
 中道為務事宰物之德或居常守經或處變行儀隨事而應都有  
 定理若處事而徒任意見將幸措偏頗上不免于有失政矣湯則  
 持一中之理定方化之衡疑似不能消殆終不可易觀其制事則  
 或以建中而天下則可知矣賢人爲修政立事之資或近在州閭  
 或隱伏巖穴隨地都有厚充定位若求賢而拘于方所則蒐羅未  
 廣下不免于有遺才矣湯則大延訪之公庶登庸之路踴躍不問  
 其類貴賤不計其資現其一使一聘求元聖而野則可矣夫  
 中以處天下之事公以用天下之人而一毫之偏私不得而與焉  
 惟此念也遊大禹之慎好惡其心一矣此湯之所以得統于禹而  
 接統之傳也  
 文王節節于說繼湯而與者有周文王文王之心也只是一因憂  
 勤惕厲而已以其愛民之心而言王文王發政施仁保小民當時  
 百姓已自安乃猶不遑暇日心懷常念說民生甚眾轉濟甚  
 難若政教一有未修則一有未當不免有妨害民生者看看那  
 百姓惻然似有傷的一般所以汲汲必欲无一民不得其  
 所而後其心始慰也其愛民之深如此以其求道之心而言文王  
 敬止猶恐先登道岸其于地境已優入於朕猶不自滿足心懷時  
 時念說道无終安享无止法若野檢一時少疎進修一時少懈便  
 有相道背馳者望若那道理歉狀當知未見的一般所以履履  
 履必欲无一理不盡其極而後其心始慰此其求道之切如此夫  
 民已安而猶若未安故聖政益張道也見而猶若未見故聖德益  
 盛此文王所以得統于湯而接統之傳也

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  
 而後勉强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  
 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  
 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  
 由仁義行○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  
 存者能之○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  
 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  
 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  
 旨酒書曰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不失  
 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中者無過不及  
 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  
 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文王視民如傷  
 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民已  
 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  
 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  
 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武  
 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  
 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

武王創世是玩忽的意思近孟子說繼文王而聖者則有武  
 王武王之心也只是一個憂勤惕厲而已蓋近者易干喪則此常  
 情也武王心思縝密凡近的所有在耳目之所當接者不敢一毫輕  
 忽如侍御僕從必擇正士凡杖戶牖皆有箴銘雖尋常日用之間  
 都有個檢束防閑之意其敬慎之心尤時或意也何謂之而遠  
 者易于遺忘亦常情也武王志慮周詳就是遠的所在耳目之所  
 不及者不敢一絲疎畧如封建諸侯遠為近啓佑後人咸正无  
 缺雖天下萬世之遠莫不有注指縝密之方是其并包之度无延  
 不到也何忘之有夫近而不泄則脩之身心者以密可以見其  
 德之盛遠而不忘則施之政事者公而溥可以見其仁之至此武  
 王所以克承丕顯之讓而成永清之治也  
 周公節四事即上文禹湯文武所行的事孟子說禹湯文武之後  
 以聖人而相天下者則有周公周公之心亦只是憂勤惕厲而已  
 蓋周公輔相成王守成業而致大平可謂盛矣乃其心有孜孜不  
 但近述諸令觀揚文武之光烈又欲遠格諸古邇求禹湯之典刑  
 務要兼着三王把他所行的四事件上都指之施行无所遺失狀  
 後聖治之心始慰也朕古今之時勢既殊創守之規模亦異容有  
 宜于昔而不宜于今便于此而不便於彼者其間推移變化豈无  
 有不合者乎周公則又反復思維求其所以朕之故曰不足則復  
 以繼之皇也朕真有夙夜匪懈者何其思之切也至于思極而通  
 這道理已融會于心朕朕有得了則又勇往奮發即欲見之行事  
 雖天尚未明亦必坐以待之汲也朕始有不遑寧處者何其行之  
 決也夫周公有聖人之德又有輔佐太平之功而其兢兢業業之勞  
 心焦思乃至于此其于禹湯文武之心豈非先後一揆者乎這一  
 章書自禹以至周公其事雖異要皆以憂勤惕厲為心故德業並

忘德之盛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  
 仁之至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  
 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  
 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  
 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  
 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  
 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  
 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  
 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  
 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  
 非也聖人  
 亦無不盛○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  
 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  
 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



隆于一時而道統相傳于萬世蓋敬乃聖本始終之要不可一息  
而不存者也存之則為聖人不存則凡希一失不免為凡人而巳  
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希聖者宜釋思焉  
王者一節○想是滅詩有三体作于列國謂之風作于王朝謂之  
雅作于宗廟謂之頌這詩指二雅說兼字雜作載字樞杌惡獸洛  
孟子說羣聖之道莫備于孔子孔子之事莫著于春秋春秋何為  
而作也蓋自成周盛時王道大行朝廷之所作列國之所貢其詩  
具有莫非治世之音也及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于諸侯而王  
者之迹熄滅无存由是朝金燕享之樂不奏于朝廷規諫獻納之  
詩不陳于卿士黍離以後休制音節與列國无異而雅詩亡矣此  
時上下陵夷各分疆置天下之亂將不知其所止孔子憂之于是  
作春秋詳述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明一王之法使王者之政雖  
不行于當時猶可昭于來世此春秋之所以作也狀是春秋雖孔  
子所作亦非始于孔子乃因魯史之舊而脩之耳蓋當時列國諸  
侯各有史書以記一國之事其取名亦各不同如晉國之史叫做  
乘謂其記述事迹如車載物也楚國之史叫做檮杌謂以惡獸比  
兇人記以垂戒也魯國之史叫做春秋謂記事者必擇年月故錯  
季四時以為所記之名也這三國之史名雖不同其為記事之書  
則一而已使春秋不經孔子之筆削則與晉楚之史亦何異乎  
其事節孟子承上說春秋雖為魯國之史而實足以見聖人經  
世之心蓋周室東遷之後五霸迭興惟齊桓晉文二君功業特盛  
故春秋所紀多是齊桓晉文征伐會盟的事迹至于文詞之作亦  
皆當時史官據如國赴告策書以記于年月之下原非有褒貶也  
及孔子假其舊文加以筆削博考禮制命德討罪明君臣之義正  
夷夏之防使王者之法燦然大昭于世朕後列為六經而非二回

實平王之四  
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  
也  
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  
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  
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為  
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  
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  
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其  
三者皆其所記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册書之名也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  
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  
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  
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  
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  
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  
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

之史也所以孔子常說春秋之義則我嘗取而裁定之其詞雖  
謙而其斷自聖心蓋可知矣此可見春秋一書乃所以繼雅詩之  
亡而存王迹之想者所係固不夫哉漢臣司馬遷有言為人君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前百說而不見後有賦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後經事而不知其宜避變事而不知其叔狀則春秋  
之作不止一代之典章真萬世之叔衡也  
君子二節○君子是有位的小人是有位的澤是流風餘韻父子  
相承第一世斷絕作絕字淑是善孟子說聖賢之生其建立在一  
時而遺澤在後世故在上而有位者其功業澤傳于後八頃至  
五世而後絕在下而无位者其道德名垂于後八亦至五世而  
後絕蓋親親服勞遺澤復微聖賢之必狀也若在五世之內則其  
澤未絕也况孔子精意聖之統可傳于萬世之遠而我去孔子  
之時乃况在五世之內故雖不得及門為弟子狀遺澤尚存微言  
不絕源所自統自有可承故得私聞孔子之道了人以自善其身  
耳向使聖道言湮則離離李孔子不過聞而知之安能知其親  
切哉孟子歷叙舜禹之事至于周孔而以是終之蓋堯舜以來相  
傳之道孔子集其成而孟下承其緒其自任之重見于詞矣階憲  
子之沒不得其傳而道統或几乎息繼帝王之統者可不勉哉  
可以章○孟子說天下之重固有一定之理確狀可守狀亦有  
否涉下而端不可不擇者今夫義不有取者謂廉人于交際之時  
初聞見利而動恰是在所當取及仔細思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  
却在所不當取則薛之而勿取可也乃貪得而取之則是有見于  
利无見于義而廉介之操不免于損德矣如之何其可垂至如分  
人以財謂之惠已所當施君子固不吝其財矣使或利人愛物之  
情偶發于一念似平當與而施不必專濟不必眾又似平不當與

繼之而孔子之事莫  
大於春秋故特言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  
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絕服  
之窮也五世而絕殺同姓也六世親屬  
窮矣服窮則遺澤微故五世而斬  
**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  
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至  
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  
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  
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  
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特聞孔子之道於  
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  
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于周孔  
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



則等勿過可也乃由恩而配之此其活上之微不惟不足為惠反  
有傷于惠矣君子欲全其身或可解于與耶又如見危授命謂之  
勇也所當奮君子固不愛其身矣或捐軀赴難之志謂之忠也  
似乎當死而仁未必成義未必取又似乎不當死則死可也  
乃輕生而死之此其悖也之秋不惟不足以為勇反有害于勇矣  
君子欲全其身豈可輕于死耶此可見天下之事且取與以至於  
生大小難易皆有中道固不當徇欲害理以流于不取亦不必  
異好名以流于不取也此其不審也  
此章中中庸擇善固執之功學者不可不審也  
逢蒙章●羿是有劣國之君逢蒙是羿之家臣愈是家臣愈不  
稱羿為善射他有一個家臣逢蒙從之羿射及得其中之弓亦以  
善期成各却思己之善射天下無敵只以羿為勝也而羿以專  
難以運顯且能于見與流況同謀乘羿射淵而歸殺而羿以專  
善射之名孟子因論此事說逢蒙以弟子而害師罪固不容謀矣  
乃羿以射教人反殺其身之禍是亦有罪焉公明儀說逢蒙家  
所殺罪在逢蒙則羿似乎無罪孟子辨說羿之殺射始初失下羿  
人其終至于禍已其罪則比逢蒙過焉少輕耳安得謂之無罪  
耶這是孟子為取友而發端非謂羿之殺射無罪也乃以弓矢之能  
不祥之器羿身為國君若以道德為成誰敢不服乃以弓矢之能  
與其家臣相角以此取禍固其宜也豈但擇交非人為可罪哉  
鄭人節鄭簡都是春秋國名子濯孺子是鄭人庚公之斯尹公之  
他是衛人都是當時善射者金是箭鏃四天叫做乘孟子論羿之  
有罪因引其事以証之說當春秋之時鄭國曾遣子濯孺子督師  
侵衛亡因遺庚公之斯去追逐出境子濯孺子說今日我偶疾  
作不能執弓追兵若至吾其死夫因問其御車之僕說後而追我

者為誰其僕說是庚公之斯孺子喜說若是此人吾得生矣其僕  
問說庚公之斯是衛之善射者夫子既遇疾作乃不畏其射反說  
得生這是何故孺子答說我非為他不能射只以情料之可保其  
不肯傷我耳蓋庚公之斯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率射于我  
那尹公之他乃是正人他所取之友必欣也是正人如何肯乘時  
射利肯本邀功我之所恃者此也及庚公之斯追逐至近果然問  
說夫子今日為何不執弓迎敵子濯孺子據實對說今日我偶然  
疾作因此不能執弓庚公之斯就不忍反射因敘說向者小人率  
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率射于夫子我今日善射都是夫子所  
傳授若乘其疾作發矢相加是將天子之法反害夫子我不忍也  
但今日之事奉君命而來乃公家之事亦不敢廢于是抽出出來  
扣于車輪之上以去其金鏃使不傷人狀後發四矢而歸則既不  
廢君上之命又得全師友之情是子濯孺子以取友而免禍如此  
向使羿之殺射亦如孺子則所與者无非正人何至于殺身哉此  
是子濯孺子何為引之蓋人之處事奉法之公私固存心之善惡  
若相悖而相害相通未有交游之間忍于背義而事使之際權能  
於忠者也庚斯與逢蒙之禍也論人者以此察之可矣  
子濯孺子之說這子濯孺子勉人去惡從善的意思西子是有之美人  
家是貌不潔是汚穢之物惡人是貌醜的人孟子說善惡雖有一  
定之質狀其變化之概又在人之自如何耳今夫西子之貌天  
下之至美者也若使被以汚穢之物則人皆惡聞其臭至于掩鼻  
而過之縱有傾城之色亦不見其為美矣至于醜惡之人本人情  
之所憎厭者使能齋戒沐浴以致其潔則雖對越神明而奉上帝  
之祀亦无不可蓋有潔白之念自不嫌于其惡矣世有材質本美

亦有下衛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  
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  
服可以取可以無取與復惠可以死可以無  
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畧見而自許之辭也  
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  
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  
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  
西華受五乘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  
見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  
蒙學射於羿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  
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  
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  
澤也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  
射蒙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傳言

其罪差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庚公之  
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  
庚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庚公之斯衛  
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庚公之  
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  
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庚公之斯  
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  
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而流汗賤之婦是西子之蒙不潔者也亦有材質本陋而反成粹  
白之名是惡人之祀上帝者也狀則有善者固不可不潔業自保  
以求全其善存惡者亦不可不洗濯自新以求易其惡矣  
孟子說天下之理原于性人惟言性未得其真所以事不順理而  
往也多事以擾天下也蓋性具于心本无形而難見若徒以性論  
性則言愈多而理愈晦矣天下之言性者惟當就其日用之間隨  
感而應有那已狀可見的形迹即此已發之端倪求其未發之精  
蘊如言性之仁必指惻隱之呈露者以為據言性之義必指羞惡  
之發見者以為徵由是因顯以知微即用以見體而性之本狀者  
始可得而識矣此言性者當求之于故也狀所謂故出于天賦  
之自賦非由于人為之勉然一有人為便不順理而非故矣是以  
言性之故者又必本其自賦之性而以利為本焉如言惻隱則必  
本其乍見不忍之良心而凡涉于愛善之私者非仁也言羞惡則必  
惟取其弗屑嗾蹶之真性而凡涉于好名之私者非義也此則以  
天賦為能不以人為之勉為性之自賦者始可得而識矣夫性賦  
于故也本于利此可見天下之理皆出于自賦人惟順其自賦之  
性以應事則无所處而不當矣何必任術以擾天下哉  
所惡雖是穿鑿不循正理別生意見之意无事是就事安事恰  
似不曾做事前一說孟子說天下之理既出于自賦則明理之人  
宜知所順應矣乃若所惡于智者為何蓋智乃吾心明覺之良而  
非私意揣摩之偏也有智小智的人自作聰明務為穿鑿索隱以  
為知行徑以為能似智非智而反有害于智此其智所以為可惡  
且如使智者之行事亦如大禹之行水一服則心不勞而事不竭  
何惡之有益水以就下為性禹但因其自賦之性加入利道之功

如九河洛渭水有赴海之勢則疏濬而注之海汝漢淮河本有赴  
江之勢則排決而注之江雖有疏濬之勞而未嘗私意穿鑿不遇  
以水治水行所无事而已此禹之智所以為大而今莫及也若  
使用智者以大禹行水之法為吾身應事之準因物付物不矯激  
以為高以事處事不紛更以滋擾亦如禹之行所无事則虛靈中  
見的道理自然光明寧靜中做的事業自然俊偉其智之大亦將  
與禹並稱于天下矣尚何惡于智者夫智一而已務為穿鑿則小  
行所无事則大人矣不可不務法禹而徒用智以自私哉  
天之節于歲之日至是上古曰南至之時歲月日時皆會于甲子  
乃造曆者之曆元也孟子說智以死事為大可見智不當繫矣兄  
以理推之亦有不心繫者乎且以治曆言之天之峻極何其高  
星辰之布列何其遠若未易窺測矣狀天雖高其運行却有常  
度星辰雖遠其行亦有定度所謂故也治曆者苟于其故而  
求之循其已往之迹用積分之法且從今日逆推上古則雖千歲  
之遠年代不知其凡而歲月日時皆會于甲子為百至之度造曆  
之元者可端坐而待之而不若于步算之難矣夫天與星辰至難  
知也順其故而求之不可得况事物之近者乎智者何必以繫  
為哉詳此章之意惟以順理應事為大智狀必先有隨事精察  
之小心而後有順事无情之妙用不狀徒慕充事之各而競業之  
念或亦疎焉未有不空于懈弛者君天下者宜審焉  
公行一節●公行子是齊國大夫右師是官各齊俸臣王嚙時為  
此官進是引使就己簡是忽畧昔齊大夫公行子有子之喪那時  
齊國諸大夫以君命往弔入門之後眾人都以右師王嚙為齊王  
寵臣爭先趨附有進右師使就己之位而與之言者有自己往就  
右師之位而與之言者无非示親昵以通殷勤蓋謙媚之徒也孟子

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觀者也。○尹氏曰此章成人之喪善而勉人以。○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自新也。○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循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而然者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鑿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發。扣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舜如下濯孺子得凡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滅之賊蒙忍乃逆億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害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雖有惡人齊戒沐浴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時亦往弔王驩之所敬重而望其親已者乃獨不與右師言其以道自重如此王驩遂斃朕不悅道諸君子與驩同事尤有不與驩言者得孟子不與驩言是必以驩為不足與言而故示簡畧之意也君子處人以禮者固如是乎現驩責望孟子蓋准知在已之勢分爲可尊不與孟子之道義充當重其不足與言蓋可見矣

聞之節歷位是更涉他人之位次階是班列子於是王驩的宗與字解作怪字王驩有不悅孟子之言蓋子聞之乃據理以明其故說道入之相與固有交際之情朕以君命從事則自有朝廷之禮吾且以禮言之凡人臣在朝廷之上各人站立的位次位次既定不得更歷而相與言有衆人排班的班行班行既分不得踰越而相揖蓋法度森嚴之地以威儀整肅爲先節一毫不不可不謹者今以君命而弔公行兵則君命之所在即朝廷之所在也若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我之位矣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我歷右師之位矣豈不爲失乎我所以不與右師言者正恐有歷位踰階之失故不但以禮自處并欲以禮處人也我欲行禮而子教乃謂我爲簡畧以敬爲慢舍公禮而言私情不亦可怪之甚乎夫王驩等衆人之所媚而弔子之所深鄙者然一弔于滕則以有司之事爲不必言再弔于公行則以朝廷之理爲不當言始終不與之言而未嘗顯示之絕其不惡而愛如此

君子章●孟子說均是人也而君子獨超然異于衆人其所以異乎人者果何修而能然哉惟此一念存主之間衆人多放失而不求君子獨操存而匪懈精神常有所管押德性常有所涵養這存心便是其異于衆人者耳其心之所存者何曰仁曰禮而已蓋仁是吾心之淵隱殘缺者多失之君子以大公之理克有我之私念念時上都在仁上造次顛沛无頃刻或違這是以仁存心而視他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爲皆去整○天下之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

人之殘刻者過乎不倖矣禮是吾心之莊敬意肆者多失之君子以張翼之喪勝暴慢之氣念亡時都在禮上視所言動无頃刻或欲這是以禮存心而視他人之或肆者過狀懸絕矣夫仁禮之心人所同具君子獨能存之是受性于天雖與人同而善事其心則與人異此其所以不可及也朕則季君子者惟自存心求之可矣仁者二節恒字解作常字孟子說仁禮之德既有根心之寔則自有及物之徵蓋仁主于愛者也君子以仁存心非獨有是惻隱之心而已有是惻隱便有是慈愛親疎遠近殆无一入而不任其所愛之中矣禮主乎敬者也君子以禮存心非獨有是恭敬之心而已以禮自處便以禮處人衆寡小大殆无一入而不任其所敬之中矣夫愛敬既尽于己則德意自感乎人我有恩以愛人則凡感我之愛者皆將親媚于我而請欣有恩以相與蓋必人之愛我方才驗我之能仁耳若愛人而不親則豈理之常也哉我有禮以敬人則凡感我之敬者皆將遜讓于我而儀欣有禮以相接蓋必人之敬我方才驗我之有禮耳若禮人而不答又豈理之常也哉要之愛敬之在人者雖不可必而仁禮之在我者則當自考以此存心此君子所以異于人者非人之易及也

有人節禮運是強暴不順理的事孟子說盛德固足以感人而事變容出于意外我愛敬人入亦愛敬我此其常也設或有人于此不惟不相愛敬也而反加我以暴橫悖逆之事這是常情之所不堪忿怒之所易激者乃君子則必自反說道天下事未有无因而至前者他這樣來陵我必是我有不仁有以致之這樣來侮我必是我无礼有以取之不然仁至必无怨礼至必不爭此等禮運之事何爲到我之前哉推其心左右自歉其禮之未足而无暇于責人矣君子責人則輕以約責已則重以周其存心之厚如此

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豈子獨不與驩言是備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准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曰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孟子曰



其自節孟子承上文說君子于橫逆之來因其不親而益致其愛已自反而仁矣因其不答而益致其敬也自反而有禮矣自足以感化乎小人而使之悔過也乃其待我以橫逆一有所改于前而暴戾如故焉君子于此豈肯介狀于懷而與之校哉但說道天下无不化之入而此人不能懷札不能動是其良心已喪積習難移亦天地間一妄誕之人而已矣人而妄誕至此各雖為人寔則蠢狀一物與禽獸何所分別既與禽獸無別則當置之度外雖以无心可也豈屑與禽獸校是非論曲直哉狀不較之量雖足以有容而自治之誠寔未嘗少聞君子之存心若此也其所以大過人也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之施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恒胡登反○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書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自反而忠矣其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比人也在舜則盡性盡倫而立人道之極其修之一身者可為法于天下而天下愛敬之是德非人之一人也其行之一時者可傳而于後世而後世愛敬之是于萬世之一人也若我則道不加修德不加進不勉為鄉里常人之已如之何其能勿憂我憂之如何亦惟反已自修其其不如舜者以就其如舜者仁不如舜則自反而勉于仁不勉則自反而勉于禮務使道備于己愛敬人乎自而後吾希聖之心始慰耳若夫橫逆之來常人不勝其忿怒之私而至于有構爭之患者則可保其必不為也何以見存心以仁存心而所為皆在仁一毫涉于不仁不肯為也以禮存心而所行皆在禮一毫涉于非禮不肯行也其自治諸語既有違害之道而况感德所感無不愛敬之心即萬一事出意外且或有橫逆之來君子內省不疚自反常而將卒狀加之而不驚先故臨之而不懼矣何患之有所以說君子无一朝之患也這章書論君子存心之孝端在反已反已之功端在以大舜為法蓋聖賢處而能成道者易變而道者難舜父頑母嚚弟傲人論之亦而能成底際之化全親愛之情惟不見得父母兄弟有不是處只是自反其違情誠以感動之此其所以為可法也

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異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何異也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禹稷當平世三過子存心不荷故無後憂



致而皆為聖所出故孟子因而斷之說禹稷顏子出處不同狀禹  
稷進而救民雖功蓋天下其道非有異于顏子顏子退而修己雖  
善止一身其道非有異于禹稷蓋時可以行則出而為禹稷時可  
以藏則處而為顏子其心一而已矣出處之迹烏足以泥之哉  
禹思所以養天下民昏塗禹任司空之官以治水為已  
憂也當禹之時洪水滔天百姓塗炭禹任司空之官以治水為已  
憂心裏時常思想只要使天下百姓每皆得安其心始慰若治  
水无功尚有陷溺的就是我溺了他一般有不能一息自安者矣  
當稷之時農工未興黎民阻飢稷任田正之官以教稼為已責心  
裡時常思想只要使天下百姓每皆得飽食其心始安若功農无  
效就有飢餓的就是我飢了他一般有不能一息自安者矣禹稷  
以民之憂為已憂其自任之重如此故禹乘四載不憚胼胝之勞  
稷播百谷不辭躬稼之苦汲日泉只以要救天下之飢溺所以過  
明不入如是其急也若顏子則不任其職无治乱安危之害故得  
簞食瓢飲自禁于陋巷之中所處之地不同要之各盡其道也  
禹稷則孟子本上說禹稷顏子地位不同出處各盡其道如此說  
使禹稷窮而在下左濟世安民之責則所處亦顏子之地也必能  
樂顏子之樂而思不出位矣豈至過門不入乎使顏子達而在上  
有輔世長民之任則所處亦禹稷之地也必能憂禹稷之憂而為  
回忘家矣何暇簞瓢自禁乎所以說易地則皆然可見聖賢之心  
本无偏倚隨感而應用之則行固未嘗有心于用而涉于御人舍  
之則藏亦未嘗有心于藏而至于忘世此其道之所以為同也  
今有二節孟子發明禹稷顏子之同道又比方說今有同室之人  
一旦互相爭鬪這與我休戚相關雖高洗浴之時未及束髮便加  
冠結纓奔而往救亦不為過蓋其地甚近則其情甚急也若御隣

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前篇顏子當亂世居  
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孟子曰禹稷顏回  
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  
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  
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之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

之人互相爭鬪這與我利害不切却披髮纓冠而救之則不達  
于理矣故雖閉戶不出亦不為怨蓋其地少疎則其情少緩也狀  
則禹稷身任其責視天下如同室故急手救民顏子不在其位視  
天下如鄉隣故安于修己蓋隨其所遇而各當其理此道无不同  
而孔子所以皆稱其賢也按戰國之時楊墨之說盛行楊氏為我  
道不肯拔毛而利天下雖同室之問亦將閉戶不出天這與顏子之  
往救矣這與禹稷之道不同惟禹稷可以為顏子而不流于兼愛  
惟顏子可以為禹稷而不涉于為我出處進退。隨乎時此孔子  
時中之道而孟子之所願孝者故揭以示人亦開稷墨之意也  
匡章二節○匡章是齊人禮貌是敬重的意思恭是尊畏是忿戾  
公都子問于孟子說君子擇人而與之交非其善有定稱必其行  
无可議若匡章之為人舉齊國之眾皆以不孝稱之是其大節已  
虧雖有小善不足取矣夫子乃與之遊且禮貌之以致其敬重之  
意豈問其所以不見絕于夫子者何為也哉孟子答說國人之論  
雖不可謂不公而眾惡之言亦不可以不察人果何所據而謂章  
子為不孝乎夫世俗所謂不孝之事總有五件有等偷惰其四肢  
惟知晏安之可怪把父母的奉養忽於不顧此則知有身而不知  
有親不孝之一也有等博奕好飲酒惟知胡從之可狎把父母的  
奉養忽於不顧此則知有交遊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二也有等貪  
好貨財偏愛妻子惟知自私自利把父母的奉養忽於不顧此則  
知有家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三也又有一等縱耳目之欲嗜淫  
色悅美色自放于禮度之外以貽父母之羞此則辱親而辱親不  
但失養而已不孝之四也又有一等是血氣之私好爭鬪爭小忿  
自陷于刑辟之中以貽父母之患此則忘身以及親又不俱辱之

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鄉鄰有鬪  
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  
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則所以為同也  
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  
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孟  
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  
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  
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而已不孝之五也此五者事雖不同其為不孝則一使章子有一  
于此而稱之為不孝彼將何辭今即其素行觀之果有一事于其  
身乎无其事而彼之以不孝之名此必有其故而不可不察也若  
榮信其言而輕絕其人則君子之心必有所不忍矣  
夫章二節遇是投合賊字解作害字蓋章子身上說章子身无不  
孝之事而在彼不孝之名亦非无因而致也蓋章子之心不忍  
陷父下不義若以善道責望于父而進匡救之言固不料其仇不  
相投言不相入其所以見忤于父而彼遂者惟其責善而不相合  
焉耳夫道在倫理間各有攸當不可驟施如過失相規德義相效  
此朋友之道也若父子以恩為主家庭之間諄諄慈孝乃為道之  
當狀其若以責善之道行于父子將見相責之過必至于相夷而  
天性由此傷其愛由此奪豈非賊恩之大哉章子徒知責善于親  
而不顧賊恩之禍此其罪之不容辭者乃其心不過欲論親于道  
尔是安得與世俗之所謂不孝者同類而共議哉  
豈不節不養是不受其養孟子云孝之說章子以子而責善于父  
固不為无罪及看他後來不自安之情則亦有可矜者彼身有夫  
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人情之所甚欲也章子豈不欲有此只因  
責善而得罪于父不得近父之前其心有覺朕不自寧者故于妻  
則逐出之于子則屏斥之終其身不受妻子之養焉蓋其設心以  
為我既不能盡一日之養于父而又安敢受一日之養于妻乎如  
此而痛日責罰親心或因之以感動焉未可知也苟不如此是見  
忤于父已有罪矣乃又悍然不顧而安心享妻子之養豈非罪之  
大者乎夫其設心如此是始焉責善于親既非有世俗不孝之  
寔而其罪為可原繼焉引咎于已則又有入于怨慕之誠而其情  
為可憫是則章子之為人我也所以與之遊而禮貌之者獨有以

諒其心耳夫匡章不孝之名八共傳之其得罪之由與自責之心  
人不知也便非孟子矜其志而表章之章子之心况不暴白于天  
下矣眾惡必察聖賢至公至仁之心固如此

曾子一節武城是魯邑反是還左右指曾子門人說為民望是  
倡率眾人的意思沈猶行是弟子姓名皆曾子設教于魯住居武  
城地方適有越人來寇或人說寇至矣何不避而去之曾子從其  
言乃與守舍的人說无使人寓居于我室毀傷其室中之薪木以  
示去而復來之意也及越寇已退則又先與守舍的人說室久不  
居牆屋必狀毀壞者當為我修葺我將來歸矣于是寇退之後曾  
子遂還歸武城復居其室焉當時門人在左右私相議說武城大  
夫之待先生內盡其誠外盡其禮這等忠而且敬可謂厚矣乃寇  
至則先去而為眾人之倡率寇退則反而居如故視武城之患  
群漠然不加喜戚于其心何厚施而薄報也或者不可謂弟子有  
沈沈者乃解之說夫子不與武城之難良有深意非汝等之所  
能知也昔夫子曾舍于沈沈氏與今日居武城相同時有負薪的  
人作亂與今日越寇相同當時從者七十八夫子皆引而去未有  
與其難者觀昔日之沈沈氏則知今日之武城乃當去而未去  
耳豈常情之所能識哉蓋時勢變遷則以身為難者之所處  
是或一道也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  
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  
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夫章子子  
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  
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  
所逐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  
也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  
者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  
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  
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  
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  
扶為去聲屏

必非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  
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  
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  
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  
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  
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  
與之絕耳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  
諸曰無為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  
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  
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  
寇退則反始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  
也昔沈猶有負薪之禍從先生者七十八未



子思節段是子思的名昔子思仕于衛國適齊人來定或人說齊  
寇且至何不避而去之子思答說食人之食者當愛人之憂今齊  
寇方至則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其時也若使彼去國以避齊  
保身之計得矣衛之社稷人民誰與共守人臣委職之義何如而  
可如此耶彼但知效死勿去而已蓋當時守節則以死衛國而  
思之所知是又一道也

孟子雖微是微賤孟子就曾子子思之事而斷之說道曾子居武  
城惟知遠害以全身子思之居衛乃欲守死而勿去其事若迥然  
不同矣然發之于道則無不同何也蓋曾子之在武城所居則賓  
師之位也師道之尊等子父兄彼武城之人皆弟子耳豈有父兄  
而輕徇子弟之難者乎此曾子所以去之若子思之於衛則已委  
質而為臣矣以臣事君分秩微賤是以奔走禦侮為職豈有臣  
子而不急君父之難者乎此子思所以不去也蓋君子之於世惟  
求理之所是與心之所安時當保身不嫌于避害時當徇國不嫌  
于輕生曾子子思其道一而已矣使曾子而居臣職則子思之地  
則必不輕去武城而避患以自全使子思而為賓師則曾子之地  
則必不苟徇衛國而捐軀以赴難便是交換過來也都是這等作  
用此曾子子思所以為同道也故觀聖賢者不當泥其迹之異而  
當求其心之同微箕比干生死去就不同而同為仁夷惠伊尹仕  
止久速不同而同為聖明乎此者斯可以語精義之孝矣

諸子意○儲子是齊人賤是私窺視當戰國之時謀臣策士皆  
甲瑣無奇孟子獨毅以聖人之徒士者之任自任人見其氣象  
若上遂謂其與人不同故孟子初至齊國齊王暗地使人窺看孟  
子察其動靜語默之間欲以驗其為人之寔而齊人有儲子者因  
問孟子說夫子享大名于當世人皆稱夫子有異于人王近使  
窺視夫子看夫子之道德果有超狀異乎眾人所非人之所可及  
若乎孟子答說我何以異于人哉我之所謂異于人者非人之所  
能行與人原不異也豈但我無以異于人就是古之大聖如  
堯如舜也只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未嘗  
有異人之知異人之能也夫堯舜且與人同况我豈有以異于人  
焉則固无待于疑而亦不必于矚矣要之以性而言聖賢本與人  
同以習而言聖賢始與人異誠知反其異以歸于同則人皆可以  
為堯舜矣世之高視聖賢而謂其不可企及豈不過哉  
齊人章○良人是婦人稱夫之詞層是飽頭者是富貴之人施從  
是從旁跟着行走堪堪堪堪是怨怒施是喜悅自得之模樣  
孟子見當時貪求富貴之可耻乃托齊人以形狀之說道齊人有  
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夫每日出外則必饜飽酒肉狀後回家其  
妻問所與飲食者何人其夫說說其人與飲其人與飲人都是富  
貴交也其妻疑而未信向其夫說說其人每出則必饜飽酒肉而後  
婦問其所與飲食之人是富貴尊顯之輩乃只見良人往來未  
嘗見顯者來其迹可疑我將私竊良人之去向便可知矣乃早起  
乘其夫出門之時密從旁路隨行不使之知因窺其所在只見  
徧國之人无有一人與之並立而接談者後來走向東廡墟墓之  
間見有祭墓的人遂乞討其祭餘酒饌而飲食之其欲未足又轉  
身願望他處往而乞之直至飽食而後已這是他酒食的來路所

有與焉與孟澤○武城魯邑名去何不也在  
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  
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  
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  
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宿不與臣同一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  
曰如彼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 孟子曰曾  
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會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  
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  
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  
道未始不同也學有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

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賤  
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有異於人  
哉堯舜與人同耳 古堯反○儲子齊人也  
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  
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  
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  
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  
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  
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



以能致慶足者用此道也。但知有口腹而不復有羞惡之心者，其妻縮得其狀，不勝愧恨。婦家告其妻說：良人者，我等所仰望者，所之終身者也。乃今為乞丐，汗辱之事，所為如此。我等將何望乎？因與其妻怒，詈其夫而相哭泣于中庭。其良人尚未知其妻歸之敗露也。乃施以歡喜，悅自得從外歸來，以慶足之態富貴之容，誇示其妻。妻為夫良人乞墻之為，已為妻之所窺，而猶作驕人之氣，家誠足羞。已為人之情，每粉飾于暗，而掩其羞。往不不知自耻，而人耻之，不取自悲，而人悲之。當時世態大類此。此孟子所以有感而發也。

由君節孟子承上文說齊人乞墻于外，而驕其妻。子家其妻，固羞而泣之矣。願人但知齊人之乞，哀為可悲，而不知求仕者之乞，哀亦可悲。但知齊人之驕，妻為可鄙，而不知求仕者之驕，妻尤可鄙。蓋世俗之見，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故不見其可羞也。若由守道之君子，視之，今之求富貴利達者，其未得之則恬恬然，而乞哀于昏夜，甘言卑詞，與乞墻一般。其既得之，則恬恬然，而驕人于白日，揚眉吐氣，與施之狀一般。不為妻所見，則已。倘其妻見而知之，有以其卑污，待賤為可羞，而不相泣于中庭者，蓋少矣。人以丈夫而為妻妾所羞，豈不可耻之甚哉。此士君子立身尚當以齊人為鑒也。故孔子論士大夫節，只在行已有耻。孟子教人精義，只在充其羞惡之心。斯能養其剛大之氣，而不為富貴利達所撓奪。彼无所用其耻者，其將何所不至哉。司世教者，宜以勵士節為本焉。

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慶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墻音燔。施施，闕文也。良人，夫也。驕，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塚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

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此處為書中留白，無文字。

此處為書中留白，無文字。



萬章章句上

萬章章句上。萬章是孟子門人。天雖至高而仁覆闔下。所以叫做旻。天萬章問說古稱大孝莫如虞舜。狀聞舜耕歷山時節。每到田間。便呼旻天而號泣。夫人情必至于仰瞻无聊。莫可控制。乃有號泣。而呼天者。舜雖不得親。豈沒有感格的道理。却只這等號泣。何為其狀也。孟子答說。孝子之事親。幸而安常處順。固是天倫之至樂。狀不幸而偶值其變。則其情亦有大不得已者。蓋凡人有所圖為。而不得則怨生。有所懷念而不舍則慕生。舜惟不得下父母。其怨慕之深。思慕之切。不可解下。其心是以呼天號泣。以自鳴其悲愁困苦之意。此聖人處人倫之變。不得已而狀也。狀舜之怨在于已。慕在于親。但求所以順乎父母。非怨父母也。萬章惡足以知之。

父母節長息公明高都是古人的姓名。慈是无愁的模樣。其字即。是供字。萬章不悟。孟子于慈慕的言。又問說。吾聞人子事親。見父母。愛他。便欣欣喜樂。常存于心。而不忘。就是父母惡他。加以勞苦之事。也起敬思孝。不敢有一毫怨恨之意。這慈是孝子若以號泣。旻天為怨慕。則舜之于親。猶不免有所怨乎。孟子曉之說。道聖人的心事。古人亦有疑而未達者。昔長息問于公明高。說舜往于田。則吾既已知之。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却不知何意。公明高答說。孝莫大于虞舜。其心自有獨苦而難言者。是非爾之所知也。吾推公明高未發之意。以為子之于親。本有不可解之天性。而適當其變。則自有不容已之真情。若但怨狀无愁。畧不動意。亦甚矣。曾謂。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

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舜往于田耕

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

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

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

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

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



孝子而若是乎。吾想舜之存心。只說人子事親。須要得親之愛。我今竭力耕田。不過供子職之常事而已。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是孝道有虧。誠意未至。不知我有何罪。以至于此。求之而不得。其故此所以呼天呼父母而號泣也。我所謂怨慕者。蓋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耳。豈怨父母哉。書經上說。負罪引慝。夔七齋栗。正是此意。惟其責已之誠。敬親之至。所以終能感格親心。而成萬世之大孝也。

帝使簡帝是帝堯。胥字解。做皆字。遷是穆。此與彼胥天下。而遷之。是把天下盡皆與之。卽禪之以帝位也。孟子說舜之怨慕。豈但躬耕歷山之時。爲朕當四岳咸萃之初。玄德升聞之日。帝堯將歷試諸難。乃使其子九男事之。以觀其浴外。何如。二女妻之。以觀其治內。何如。凡此。有同牛羊倉廩。莫不備具。此時舜在賦畝之中。特一耕稼之夫耳。帝堯這等奉事他。其際遇之非常。如此。那時天下之士。翕然向慕。都來歸舜。始而所居成聚。繼而成邑。成都。其人心之歸服。如此。帝堯見舜。果有聖德。將欲居天下。而後以與之。使踐天子之位。其帝心之肅在。又如此。夫舜以匹夫之微。一旦而享富貴尊榮之極。宜何如其樂者。乃惟不得順于父母之故。其戚也。皇

皇就如突人无所歸的一般。蓋以不得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既不可以爲人。子則此身无所依歸。與窮人何異。其怨慕迫切之情。真不能自解者矣。天下節。孟子承上文說。舜起賦畝之中。而處富貴尊榮之極。乃其怨慕迫切。如窮人之无所歸者。何哉。蓋視親爲重。則視外物爲輕。見可慕之在此。則不見可樂之在彼。即夫天下之士。悅而就此。是人之所欲也。舜乃視之如艸芥。而不足以解憂。好色是人之所欲也。舜以帝堯二女爲妻。其榮至矣。而亦不足以解憂。富是人之所欲也。舜有天下之大。其富極矣。而亦不足以解憂。貴是人之所欲也。舜居天子之位。其貴無以加矣。而亦不足以解憂。夫天下之人。悅我美色。事我至富。至貴。加我。都無足以解其憂。則必何如而後可以自解乎。看他心念上。只要順着父母感之。以誠使精神流通。无一毫間隔。論之以道。使志意融洽。无一毫違忤。這等的才。无愧下爲人。爲子。而後怨已慕親之念。庶幾可以及釋耳。夫父母未順。則中心无可解之憂。父母既順。則天下无可加之樂。舜之所以怨慕者如此。聖人純孝之心。非孟子其孰能知之。

人少節。艾是美好。熱中是急躁。心熱。孟子既推舜怨慕之心。又單講之。說道。舜之心。不見外物之可欲。而惟知父母之當順。其爲大孝。是豈常人所能及哉。大凡人生少時。情實未開。其良知良能。止知道是慕着父母。依念。不忍相離。這等純一无偽之心。不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愁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惡。去聲。夫音扶。愁苦入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愁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賦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爲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天下之士悅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天下之士悅之入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是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為他念所奪此天性之本狀也。又稍長而知好色，即移其慕于少艾，而此心為情欲所誘矣。及既壯而有室家，即移其慕于妻子，而此心為室家所累矣。及出而求仕，即移其慕于事君，或不得于君而遭際不偶，便躁急心熱，汲汲求用，而此心又溺于功各得失之際矣。夫人情之常，因物有遷，如此必是大孝的人，自少至老，終身只慕父母，那被提愛親的本心，始終如一。情欲不能為之奪，窮達不能為之變，此孝之所以為大而超出尋常萬也。此我現于古惟大舜為然。蓋舜自微庸之後，再政之時，年已五十矣，而克諧以孝，愛慕其親猶如一日。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非舜其誰與歸哉。是知耕田以供子職，非難也；惟身處富貴而不異味酸之中，則窮達一致，所以為難。少年而慕父母，非難也；惟年至衰老而不異幼時之日，則始終一節，所以為難。古今帝王，獨稱舜為大孝，正以其能為人之所難耳。欲盡天子之孝者，當以虞舜為法。

娶妻章。○意是仇怨萬章問于孟子說婚娶人道之常狀，未有不稟命于父母者。蓋同風南山之篇，有云：娶妻當知之何，必告于父母。而後敢娶。誠如詩之所言，能為人下之禮，而不失者，當莫如大舜矣。舜乃不告父母而娶，帝堯之二女與之，詩之所言，大相違背。此何說也？孟子答說：告而後娶，婚禮之常，禮之所處，人倫之變，蓋舜父頑母嚚，每有害舜之心。若稟命而娶，必不所從，竟至于不得娶矣。而不娶則豈可哉？蓋男女居室，上以承祖考之統，下以衍嗣續之傳，乃人之大倫也。若告而不得娶，既違室家之願，廢人之大倫，又傷父母之心，致親之仇怨，舜之處此，誠有大不得已者。於是酌量于倫理兩難之地，與其告而廢倫，陷身于不孝之大，寧不告而

廢禮，猶可以全父母之恩。此所以不告而娶也。蓋事處其變，不得已不通之，以極耳。豈可以稟命之常，禮而繫律之哉。  
不告而娶，帝堯以女為人妻，叫做妻。萬章又問：孟子說舜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夫子之命，而知其為通變之叔矣。當帝堯以女妻舜，人情之常，亦當告于舜之父，母而使之知，乃亦不告而娶。舜是何意也？孟子答說：欲妻其子，宜通言于其父，帝堯豈不知此，但舜之親，既有害舜之心，則女以二女，必其心之所不欲也。使帝堯而後，妻頭如瞽瞍，雖不敢以臣而抗君，將必以父而制子。那時舜既不敢逆親之命，堯亦不能強舜之從，竟至于不得妻矣。堯知其事，必至于此，故可妻則妻，以君上之法治之，不必問其親之知與不知耳。此所以不告而娶也。亦豈可以常禮繫律之哉。

父母節。完是泥補，原是倉房，皆是徽揆，是蓋象是舜異母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叫做都君，績是功，蓋是瑞，瑞是床，籥陶是憂思，鬱結，郁是羞愧之色，萬章又問：孟子說舜處父母之變，固子道之所難，乃其處兄弟之間，亦有非常情，可測者。聞說舜之父，母偏愛少子，所象之言，每以設計害舜。一日使舜塗治倉廩，待其升屋，簪又却從下面撤去，梯下縱火焚之，舜將兩個斗笠，自得其身而下，幸得不死。又一日使舜掘井，舜防其害，已旁鑿一穴，暗地走出，舜腹不知，乃下土掩蓋其井，象只道舜已斃，井中自謂得計，乃誇

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言常

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

也。對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讐怨也。舜父頑母嚚，嘗欲殺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讐怨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箠，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象曰：鬱陶思君



說今日謀蓋都君子井中皆我之功凡都君所有之物我當與交  
母共之若牛羊若倉廩皆以歸之父母若干戈若琴若瑟我自用  
之二嫂娥皇女英則使治我寢卧之榻遂往人舜宮欲分取所有  
不意舜已先至其宮在床故琴象既見舜無詞可解乃假意說弟  
因思兄之甚氣結而不得伸故來見耳乃其真情發見則不覺有  
扭怩之色焉此時舜則不噴怪却乃喜而謂之說比茲百官我一  
人不能獨理汝其代予治之夫怨莫深于殺身情莫親于託國象  
欲殺舜也。不以為為怨而反喜之如此意者不知象之將殺已與孟  
子蒼說家庭之間其事易見而象焚廩蓋井之謀其迹甚彰豈以  
舜之大智而有不知者哉蓋聖人愛弟之心根于天性而不容已  
故其待弟之清醇若一體而无所間見象之憂則已亦測狀而為  
之憂見象之喜則已亦次狀而為之喜狀感相開自无形影之隔  
耳彼以思兄而來舜亦以其來見而况惟知親就之為幸而象  
計及于殺已之事哉據萬章所問其事有云雖未可知而亦憂亦  
喜而言大舜愛弟之情宛然如見非孟子知舜之深不能如此形  
容之也。

爾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  
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張都禮反怩女六反怩音尼與  
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  
揄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  
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  
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  
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  
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  
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  
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  
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翊  
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  
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  
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  
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

狀則節校人是至池沼的小吏圍也。是困頓未舒的模樣洋洋是  
寬縱彼狀是順適的意思方字解做道字萬章又問孟子說舜既  
知象之將殺已在常情必以為深恨矣舜願見其來而喜之或  
內疎而外親偽喜而非出于誠心者與孟子答說聖人之心純一  
无偽舜之待弟豈有偽哉况子產處校人之事可知矣昔者有人  
以生魚饋鄭子產子產不忍戕其生使校人畜之于池校人乃私  
自烹而食之設詞復命于子產說方魚始舍于池中圍也狀困頓  
而未錄少頃則洋洋而放縱久之遂使狀自得而竟逝矣子產信  
其言而幸魚之得生乃嘆說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而語人  
說誰謂子產為智人彼使我畜魚我既烹而食之矣假以放魚復  
命而彼遂信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易欺若此焉得為智由此  
見之非校人智而子產愚也校人所語者常有之情而子產所據  
者可信之理故君子雖明无不察而或以理之所存則亦間為

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怩  
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  
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  
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  
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  
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  
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曰。然則  
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  
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  
之。圍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  
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



所欺雖未嘗逆詐而或昧以理之所无則必不為所困蓋誠以待  
人明以燭理並行而不昧也象執簡陶思君之言而以愛兄之道  
來此正理之所有與校人欺子產一假舜聞其愛兄之言以寔心  
信之因以寔心喜之此正可欺以其方與子產信核於一假夫何  
偽之有哉有偽則不足為聖人矣

象曰二節放是安置一左使不得他往流是遺之遠去共工官各  
三苗國名驩兜俱入各幽州崇山三危羽山都是極邊的去處  
有庫是封象國各萬章問說舜之弟象者其心傲狠日每以殺  
舜為事既欲焚之于稟上又欲蓋之于井中處心積慮必欲致舜  
于死這等人情在必報法所不容舜既立為天子孫生殺之極即  
明正其罪亦不為過乃僅止于放遂安置一左猶得保其首領何  
其輕也孟子答說兄弟者天性之親聖人者人倫之至弟雖有害  
兄之意而舜則不失愛弟之心當時處象于有庫乃分茅祚土封  
建為一國之君或者不知而謂之放其是舜之處象原非放也夫  
放之且不忍况有重手放者舜豈為之味萬章又問說吾聞聖人  
治天下不以私情害公法當舜之時若共工驩兜三苗伯鯨天下  
所謂四凶也舜于共工則流之幽州于驩兜則放之崇山于三苗

則殺之三危于伯鯨則誅之羽山罪此四人而天下之人莫不心  
悅而誠服蓋舜為天下除害刑當其罪而人心咸服也象之凶惡  
不仁極矣即與四凶同罪何不可乃封于有庫使之治民彼既欲  
殺兄又何有于百姓必將大肆殘虐而播惡于一方矣有庫之民  
何罪而受此荼毒仁者固如此乎在他人則用法以誅之在弟則  
徇情以封之不忍割一人之愛而忍屠百姓之憂仁人似不若是  
也孟子答說處兄弟之際只論情不當論法舜之封象是乃仁人  
之用心也蓋凡人于橫逆之加不勝其怨怒之意雖或強制于外  
而不能不藏宿于中惟仁人之待弟不如此憂喜則與之同禍福  
不與之校雖有可怒可怨之事隨即消釋未嘗藏怒而宿怨也但  
見其親之愛之務盡友于之情使相好而無怨是而已矣狀  
使尊卑禮絕則地分相隔不可以言親貧富懸殊則休戚未聞不  
可以言愛也故親之則欲其貴使有爵位之崇愛之則欲其富使  
有貢賦之奉狀後友于之情始慰耳舜封象于有庫則富有一國  
貴為諸侯正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若使身為天子而弟為匹夫  
則兄弟之間一富一貧一貴一賤勢分日遠而情義日疎是豈親  
愛其弟者乎狀則舜之封象正仁人之用心也子乃舉四凶之事  
而疑封象之非其亦不達聖人之心矣

可欺以其方難困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  
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音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圍困而未舒之貌洋  
祥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言得而遠去也亦  
亦道也謂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  
所有謂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  
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  
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  
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  
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

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

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鯨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  
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  
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  
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  
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  
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庫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  
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  
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鯨禹父各方命圯族治  
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  
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庫之



敢問節吏是官屬源也。是相繼不絕的意思。萬章又問孟子說如  
天子之言則舜之封象明矣。或人不謂之封。只謂之放。這是為何  
孟子答說。舜之待弟。不獨有親愛之心。而無有善處之術。但其用  
意深遠。或人未能測識耳。蓋象雖封為有庫之君。朕不能擅專。行  
事有所作。為其國中的政務。則天子自命官屬。為之代理。使百  
姓出納稅。以供其費用而已。此則有封之名。而不任其事。早  
國之利。而不治其民。却似安置他的模樣。故或人誤以為放。其放  
謂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這等看來。象雖不仁。動有所制。豈  
能肆虐于九辜之民哉。舜之待弟。不以恩掩義。如此狀。舜雖若  
制之。而實所以愛之。其意以為。若使象治民。理事則守土之臣不  
得擅離兄弟之情。不得決洽其心。有不能自己者。惟其念弟之切  
欲常日而見之。故不煩以民事。不限以常期。使得源也。而來可以  
不時相接耳。古書之辭。有云。舜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  
接見于有庫之君。正此源也。而來之謂也。舜之待弟。其不以義斷  
恩。又如此。可見聖人以公心治天下。未嘗以愛弟之故。示人以私  
以厚道教天下。亦未嘗以敬弟之故。自處于薄。所謂仁之至。義之  
盡也。若漢景帝之于梁王。鄭莊公之于共叔段。始則縱之太過。終  
則治之太急。其于仁義。皆失之矣。欲及倫者。宜以大舜為法。

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  
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  
怨謂藏匿其怨。宿。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  
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  
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  
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  
有庫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庫之君。  
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  
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以此。則既  
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  
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  
貢。以政接於有庫。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  
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

咸丘章。咸丘蒙。是孟子弟子。語是古語。咸是憂。不安。發也。是  
危殆的意思。齊東是齊國東鄙。堯典是虞書篇名。放勳是帝堯之  
號。八音是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樣樂器之音。咸丘蒙問于孟子  
說。嘗聞古語有云。天下有非堯之人。則必有非堯之象。故君父之  
倫。以之加于常人。則有定分。若夫盛德之士。雖至尊如君。苟无其  
德。不得而以之為臣。至親如父。苟无其德。不得而以之為子。大舜  
惟有聖人之德。一旦居天子之位。南面而立。堯雖為其君。不得不  
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雖為其父。亦不得不北面而朝之。那時  
舜雖安于堯。而不能不動心于臣。父。望見瞽瞍朝已。其容貌甚  
舉。蓋有不能自安者。孔子有感于此。因嘆息說。當此之時。君  
失其所以為君。父失其所以為父。綱常紊亂。天下蓋岌岌乎其危  
哉。此等言語。不識果有其事否也。孟子答說。否。无是理也。蓋天下  
惟君子之言。據是而可信。此等无稽之言。斷不出于君子之口。必  
是齊東野人之言。不觀禮義之俗耳。不聞典訓之言。或者有此說耳。  
豈可遂據之以妄議聖人也。則欲知舜无臣。堯之事。當親堯未禪  
舜之時。蓋方堯之舉。舜也。代堯乃堯既老。而倦于勤。舜只居禪  
而行其事也。當堯生存之日。舜原不曾即位。堯何由北面朝之。  
乎。虞書堯典上說。舜攝位二十有八年。堯乃徂落。而終國中百姓  
不聞有絲竹管絃之音。其思慕之深。如此。據堯典所言。則舜之即  
位在堯崩之後。不在其攝位之時。明矣。何從南面而受堯之朝乎。

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  
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  
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  
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咸丘蒙問曰。語  
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  
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  
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  
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  
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  
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  
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終定正解  
孔子有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若堯既已為天子矣及堯終之後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行三年之喪則是舜一天下堯又一天子而有二天子矣民豈有二王之理乎朕則臣堯之說可不辨而自見其謬矣咸丘蒙尚何疑之有

舜之節詩小雅北山篇首是偏率是循賢勞是以美能任勞凡文辭一字叫做文一句叫做辭逆是採取的意思云漢是大雅篇各辭是單成咸丘蒙問說舜无臣堯之事則我既得聞教矣及其不臣賢則尚有可疑者北山之詩有云普天之下其地雖廣无尺

地非王上率土之濱其人雖眾无一民非王臣當賢之之時舜既為天子矣則賢者亦王臣中之一人耳乃不謂之臣此何說耶孟子答說詩人之指各有攸寓這詩所言非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乃當時大夫行役于外為王事所迫身任奔走之勞而不得歸養其父母因作為此詩其意說道今日之事實非王事為王臣者都該分任其勞何為他人皆享其逸偏我為賢而使之獨勞更无休息之期乎是詩人本意但因其勞而發其不平之情耳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乃疑賢之非臣非惟不知舜亦昧于詩人之旨矣况北山之詠其意在于獨勞而不在于莫非王臣之一言可見詩之所貴者意而已不在文辭之間也是以善說詩者須有活法不可泥着一字善了那一句之義又不可泥着一句善了那說辭之志當以自家的意思探取作詩者的本旨則玩索久而趣自融瀾派深而情狀如見乃可以得古人之心乎哉之下矣若但拘泥其辭而不求其意則大雅雲漢之詩有云周遭飢饉之餘黎民无有单独遺下者味如此言是周家的百姓殘傷已足无復有遺種之存矣豈知其意特在于憂旱之甚若天絕其生耳非章元遺民也狀則北山之詩豈真謂莫非王臣而天子可臣其父哉子乃以辭而害其志則亦不善于說詩矣

孟子曰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若堯既已為天子矣及堯終之後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行三年之喪則是舜一天下堯又一天子而有二天子矣民豈有二王之理乎朕則臣堯之說可不辨而自見其謬矣咸丘蒙尚何疑之有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一天子矣朝音潮

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祖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祖落也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賢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編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



孝子節詩是大雅下武篇則是法則孟子又曉成丘蒙說欲知舜  
无臣父之事當規其平日待親之隆蓋人子能善事父母的都可  
以言孝狀或分有所限未可言至也若論孝子之至則莫大乎尊  
顯其親而分得以自伸這才叫做孝之至人子能崇奉父母的都  
可以言尊然或勢有所拘未可言至也若論尊親之至則莫大乎  
以天下養而分莫與之抗這才叫做尊之至今舜尊為天子即尊  
尊親為天子之父是舉天下之名分无復可加其尊非尊之極而  
而何舜富有四海即祭賢以天下之宮是舉天下之供奉无復  
可加其養非養之極至而何尊養並至此舜之孝所以為不可及  
而天下後世為人子者莫不以為之法也下武之詩說人能長言  
孝思而不忘即可以為天下法則正此尊親祭親之至而舜之所  
以稱為大孝者也若謂舜為天子而臣其父則所以卑親辱親者  
至矣犬舜豈為之哉警瞽北面而朝之說信乎其為齊東野人之  
語也

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  
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  
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  
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  
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  
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  
**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  
**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聲○言警瞽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  
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  
之北向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  
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警瞽夔夔齊栗警瞽亦允若是**

自恃其南面之尊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雖普天率土皆臣業焉  
猶為孤立于上耳若天下者所當知  
堯以章也○萬章問于孟子說帝莫聖于堯舜事莫大于禪授人  
皆言堯有天下求可以禪帝位者惟舜有聖德因舉天下而授之  
舜果有此事乎孟子答說舜雖得統于堯而堯不能私于舜今  
說堯以天下與舜始不狀也蓋凡物可得而與人者必是自已私  
物可得而自專者耳若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為天子者但能以  
一身專統御之責不能以一已專授受之權安能以天下與人若  
曰與之則是堯以天下為一人之私存之是我與之自非而事  
于公天下之心矣豈理也哉萬章問說帝王之統必有所與而後  
有所承舜有天下既非堯之所與果誰與之乎孟子答說帝王之  
與皆由天命故其位曰天位祿曰天祿見其為天之所授非人力  
可得而與也舜有天下亦惟受命于天而為天之所與耳堯雖禪  
位于舜不過承順上天之命而有不能不與者豈得而專之哉明  
乎天與之旨而可以知帝堯公天下之心矣  
天與二節詳見是語詳切萬章問孟子說帝王傳位必有丁寧  
告諭之言乃見其為與今日舜有天下為天所與則天亦丁寧狀  
教命之乎无以命之則何從而見其為與也孟子答說天意難知  
人事易見舜之受命于天固非丁寧狀命之也天載无声何常  
有言惟就舜之行與事然示其意而已蓋身之所行叫做行見諸  
事為叫做事舜凡有所行無不與天意相合是天生而示其與之  
之意也舜凡有所為無不與天意相合是天生而示其與之也  
地矣堯安得而與之哉

**為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  
堯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  
舜敬事警瞽往而見之敬謹如此警瞽亦信  
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警瞽不能以不善  
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  
而子者而非如○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  
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  
天下非一人  
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  
與之萬章問而  
孟子答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  
厚反○萬章問也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諄諄詳語之貌  
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  
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







竟不能以天下與舜益見矣詳觀此章可見帝王歷數之傳賢有天命神器至重非可妄得而竊據也朕天命固未易得尤未易保蓋創業之主收已集之心易守成之主聯不散之心惟欲固結民心永保天命者惟慎修其德以充泰于受命之主而已○德衰草陽城箕山之陰都是地名在今河南嵩山下啟是禹之子益是禹之相萬章問于孟子諸人皆言堯舜盛德之至故以天下為公不傳之子而傳之于賢及至于禹而其德遂衰於是不傳于賢而傳之子始以天下為一家之私矣果有此事乎孟子答以天與人以德衰義禹此言非是禹之心雖不昧也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賢亦不能以天下與子授受之際任看天意何如若使其子不自而天意欲屬之賢則舉天下而與之賢故堯以之禪禹非有意于公天下天意在賢不能違天而與子也若使其子既賢而天意欲屬之子則舉天下而與之子故禹可以傳啟也所以承統非有意于私天下天意在子不能違天而與賢也天以帝位相傳非有意于私天下天意在子不能違天而與賢也天以亦非德衰且與賢與子莫非天意所以見之昔者舜存禹于天任以為相十有七年迨舜崩三年之喪既畢禹因舜有子商均在乃遠避于陽城之地其心只欲讓位於商均耳乃天下之民皆歸心于禹而商均從之北朝觀心欲讓歌者著不從商均而從禹就與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的一一此皆當時人心如此則天意在禹可知舜安得不舉天下而授之禹也若禹命之時則與此不同矣禹亦安得于天任以為相者七年迨禹崩三年之喪既畢禹因禹有子啟在亦遠避於箕山之陰以讓位於商均見天下之臣民歸觀訟獄的不往歸益而來歸啟道啟乃吾君之子也吾不歸吾君之子而誰歸乎謂歌的亦不歸歌益而謂歌啟道啟乃

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大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

吾君之子也吾不戴吾君之子而誰戴乎人心歸啟如此則天意在啟可知禹安得不舉天下而傳之啟也現于舜禹之事如此則禹之不得傳承與堯舜之不得傳賢其心一而已乃議禹為德衰何其敢下誣聖乎丹朱節天是理之自然命是人之稟受孟子告萬章說舜禹益皆有聖人之德而當時民心所以歸舜禹而不歸益者其故為何其所趨之時不同耳蓋堯之子丹朱其德不類于堯舜之子商均其德亦不類于舜民心既已不服矣而舜之相堯二十有八年禹之子之相舜十有七年其歷年既多施澤于民最久以相之賢而禹以敬德相承嗣守禹之典則民心之歸服既有素矣而益之相禹僅十七年其德澤施于民者又非如舜禹之久以子之賢而又遇相之不久此民之所以不歸益而歸禹也夫均之為相而舜禹之歷年俱多益之歷年既少其久近相去如此均之為子而堯舜之子從不自禹之子商均其賢不肖相去又如此以氣數言者必平不齊以禮會言則適相去合是皆實也之中有為之主宰者天之所為而已豈人力之所能與哉蓋人力可以尊賢于天而不能使為相之皆久人力可以傳位予子而不能使其子之必賢其有能容心于此間故且言舜禹之時相不替多子不替賢固皆有天命存乎其間而所謂天命又非可以臆為而致也蓋凡事有符于經者而成者皆歸入焉未可以言天惟是因物賦物不見其符焉之迹而于其大說實也之中自有至張此則理之自然不可謂剛者不能為其子謀君不能為其臣謀所以則欲天豈可傳而遠之乎凡事有可以希望而得者皆歸入力亦可以言命惟是

陰朝觀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啟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與生俱生不由于與望之私而窮通得失與受之禍自有分數則其數之一定而不可移者子不能得之于父母不能得之于君所以叫做命也豈可得而拒之乎朕則舜禹之有天下固天命命之不有天下亦天命豈可以禹之傳子而遂讓其德之衰也哉  
匹夫節孟子告萬章說命之不有天下固由于天而自古聖人不有天下者則非使一益為朕也蓋凡起匹夫之微至于登帝位而有天下者非是說德為聖人而德足以存天下也必多德若舜而又有天子如舜者以養之朕後能繼而帝于虞德若禹而又有天子如舜者以養之朕後能繼而帝于夏何使德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養則舜禹終于躬稼而已安能以匹夫匹夫而遂有天下哉所以天縱大聖如仲尼者其德雖元愧于舜禹朕而不有天下也現仲尼不有天下則大德受命固有不能盡必之于天者而益之不有天下又何疑哉  
伊尹節孟子告萬章說命仲尼之事則知有德者有存者方可以有天下朕亦有不盡朕者蓋天命固不輕以予人亦不輕以奪人依此則先世之統而有天下者非是說德不如舜禹而天遂廢之也其祖宗之功德未衰天心之眷顧未衰若自絕于天而為天心之所棄者必滅德如桀朕後舜禹南巢暴虐如紂朕後廢之牧野何使桀紂之惡未甚則商未必能滅夏周未必能滅商何至于此夫天下豈所以繼世之君如夏商太甲成王其德雖不及益尹周公之賢聖朕皆能嗣守先世之業則天亦不能廢予而立賢者此以與彼也此益尹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天以伊尹周公之聖而有不有天下其何疑于益以太甲成王之為君皆足以繼世又何疑于禹比類以現而天之所以與予之意見矣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堯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至而自至者益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伊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

伊尹節太丁外丙仲壬都是成湯的予太甲是太丁的予艾字解做治字是斬絕自新的意思典刑是典章法度孟子承上文說益之不有天下吾既詳言之矣若伊尹之不有天下為何蓋伊尹以聖人之德輔相成湯伐夏救民以王于天下其功業可謂盛矣迨成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殺其弟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不其其位於是太丁之子太甲立焉太甲既立又不能率乃列祖行把成湯所建立的典章法度都壞亂而不修成湯一代之家法幾于墜矣以此主國危人心未附之時伊尹豈不可遂有天下朕其心不忍主德之不明湯祀之遂絕也乃因諒陰之制安置太甲于桐宮者三年蓋桐宮乃湯墓所在放之于此正欲其追念及祖而發其修省之機也太甲果能翻朕悔悟自怨自艾於桐自艾以加克治之功居桐之日果能去其不仁之習而自處于仁其不義之行而能行義三年之間惟伊尹教戒之言是所是從而大異于顛覆刑之日矣伊尹見其改過自新克終厥德乃復自桐宮而迎歸于亳都奉之以君天下而終成湯之統焉此雖伊尹之忠亦利天下之心亦由太甲之昏終能守成湯之業則伊尹之不有天下亦何莫而非天之所為哉知伊尹則知益矣周公節孟子承上文說伊尹之不有天下固由于繼世之有賢君矣乃周公以元聖之德居家宰之德執國日久得民最深宜其有天下而亦不有天下者為何蓋因繼世之君有若成王甚佑命于風後紹漢烈而重光為桐宮守成之令主所以周公雖聖亦不得而有天下就如益之在夏遇有敬承之務則夏之天下非益之所得有也伊尹之在殷遇有遷善之太甲則商之天下非伊尹之所得有也蓋天不能廢故以與益廢太甲以與伊尹則豈得廢成王而與周公哉此所謂天與予則與予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三代皆

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艾○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章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周公



狀夫何德疑于禹遂議其為德衰也哉。孔子節孟子承上文說歷代帝王之統與賢與不皆出于天則堯舜禹之德信无分于盛衰矣。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也。聞諸孔子說道唐虞之世堯神舜禪禹以天下為公而不私其子。夏后殷周之盛啓繼禹太甲繼湯成王繼文武以天下為家而不必與賢或禪或繼其迹雖若似乎不同狀禪者非以揖讓為名繼者非以世及為利天命所向人心所歸義在于與賢則與賢是禪位固理之所宜也。義在于與子則與子是繼世亦理之所宜也。聖人不遺上奉天命下順人心求合乎當朕之理而巳。豈有一毫私意于其間哉。知神繼之同歸于義則我所謂與賢與子皆出于天其言固有徵矣。今乃不察議禹為德衰何其謬于孔子之言也。按孟子此兩章書發明天人之際最詳而前章言天子此章言天兼論世德言民心以見非盛德之至不可以得民而天意不輕以予人。欲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知存定命也。言世德以見雖中材之主亦可以保命而天意不輕于奪人。欲天下後世之為人君者常思厥德也。使臣非舜禹之聖而謂天位可于君非夏啟太甲成王之賢而謂天命可恃則皆自取覆亡之禍者耳。于天何與哉。人有章曰。割烹是庖人宰割烹調之事。要是于求華是國各職。國策士遊說諸侯希求進用者。藉口伊尹以自飾其卑污之行。因說伊尹曾以割烹之事要求商湯。湯為疑而問于孟子。說伊尹相湯伐夏為一代佐命之元臣。時人乃說他未遇時節欲見湯而先由因投扎湯。始有莘氏作為媵臣。負鼎俎之器。執割烹之役。以此見幸于湯。遂說湯伐夏救民以成王業。果有此事乎。孟子答說否。此非伊尹之所為也。蓋凡出而大有作為的人其劣居必有大涵養。伊尹當未仕時躬耕于有莘之野。此時只是一個獻賦之農夫。

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言周公所以不存天下之意。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存私意於其間哉。伊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者。孟子曰。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

乃其迹雖微而志則甚大。其心思所向。只把堯舜之道。欣慕則愛樂之。其他嗜好无一可以動其心者。蓋堯舜之道。達則可以兼善天下。窮則可以獨善其身。伊尹居畝畝之間。雖未有天下之責。而其自待則甚重。故大而辭受之節。只看道義上何如。若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不但為小利所動。就是祿以天下之富。亦却之而不顧。繫馬于駟之冬。亦鄙之而不視。蓋其心。唯知有堯舜之道。于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不但為小利所動。就是祿以天下之富。亦却之而不顧。繫馬于駟之冬。亦鄙之而不視。蓋其心。唯知有堯舜之道。于肯失之傷惠。介取于人。亦不肯失之傷廉。蓋其心。唯知有堯舜之道。一介取與。亦不肯輕易所守也。天伊尹樂堯舜之道。至于受取與之間。一无所苟。如此則其律已之嚴。自耕莘之時。而巳。矣。若夫割烹之事。豈以樂堯舜之道者。而肯為之哉。湯使節聘。是徵召。器是無欲自得。孟子告萬章說伊尹窮居樂道。无所苟。故其出而用世。尤不肯輕當其耕莘之時。商湯聞其賢名。使人執幣帛以聘之。迎之致敬。以有禮亦可應召而出矣。乃伊尹抱道自高。器是說凡人。有慕于外。斯有動于中。我今一无所求于世。何用湯之幣聘為哉。受其聘。則食人之食。更當憂人之憂。與其受我而任事。豈若我處于畝畝之中。論詩讀書。是以樂堯舜之道。若神遊于二帝之庭。而與之相為授受哉。內既自樂于外。即无求于人。湯之聘幣。誠不足榮而自不屑于就矣。大湯以幣聘伊尹。伊尹不肯輕出。如此豈有割烹要湯之事哉。三使節幡。是變動的。意思孟子告萬章說伊尹以道自樂。固不肯輕于應聘。而成湯敬重伊尹。必欲致之。不以一聘而遂已也。乃三次使人往聘。之其禮意之勤。如此。於是伊尹始幡然改其初志。竟道我今處畝畝之中。樂堯舜之道。非不充朕其有得狀。徒誦

下弗顧也。繫馬于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華。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湯使人以幣聘之。豈一以道義而不苟也。萬章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器五高反。又戶驕反。○器音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

志竟道我今處畝畝之中樂堯舜之道非不充朕其有得狀徒誦



說向慕之而巳而堯舜終不可作唐虞之世終不可得而見也與其心慕堯舜之君吾豈若出而為之君使我之君即為堯舜之君而堯舜放動重華之盛哉與其心慕堯舜之民吾豈若出而為之民使我之民即為堯舜之民而堯舜之君而堯舜之民與其心慕堯舜之世而不可見吾豈若致君為堯舜之君而身親見其道之行于上澤民為堯舜之民而身親見其道之行于下哉蓋獨善一身不若兼善天下之為大遠宗其道不若躬逢其盛之為真成湯之理信有不可以終違者矣

天之節知是知識覺是覺悟覺後知後覺的覺字是開發蒙昧恰似呼吸靈寐的人醒轉來一般孟子又告萬章說伊尹應湯之聘而必欲親見其道之行者為何惟有見于其責之不容辭耶其意說道天生此民稟性雖無不同聞道則有先後故有生于眾人之中而聞道獨先的這叫做先知先覺天生此先知的人非使之使知此理正欲其啓迪後知使同歸于知而後已也天生此先覺的人非使之使覺此理正欲其開悟後覺使同歸于覺而後已也天之所望于先知先覺其厚如此我今在天生此民之中能全及人之道則我乃天民之先覺者也先覺之責在我則上天之意呼我我不忍後知後覺之人終于蒙昧將以先知先覺之理與斯民共明之此我之心亦我之責也使非我有以竟之則當今天下得知覺之先而為後知後覺之所尚賴者將屬之誰乎既不能委其責于天則不能不任其責于我矣朕則伊尹之應聘而出固將上承天命下覺群蒙而豈肯輕身以要湯哉

思天節孟子承上文說現伊尹自任以先覺之責則其堯舜君民之志豈徒托之空言者其設心以為我既為天民之先覺則天下之民皆吾一體心舉天下之民皆遂樂生之願而後行道之心可

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

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天之生

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

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

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

以少慰耳使或眾庶之中但有匹夫匹婦頭連失所不獲被堯舜之澤者是即我于生養安全之道有所未及就我推而納之溝中之澗一般其心惻然不忍不得不及于往救之矣夫以匹夫匹婦之微而體恤如此其周則舉四海九州之大无一民一物不在其担當負荷之中其以一身而自任以天下之重有如此惟其重者于自任是以急于救民見得夏桀無道暴虐其民其心有大不忍無辜之民焉正欲使斯民皆被堯舜之澤而在已無負先覺之責也夫伊尹切救民之志成輔世之功其快持如此其大幹濟如此其弘而肯為割烹要湯之事哉

吾未聞枉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巳矣行去聲

成救世之功則知不肯要湯而甘為辱已之事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必已身先正朕後所以正人吾未聞枉道以求合己不正而能正人之不正者也况于辱己以正人則不止于枉己欲正天下則不止于正人使伊尹而割烹要湯辱己甚矣豈能堯舜君民而成正天下之業乎朕人之所以致疑于尹者徒泥其迹君之迹遠議其行末潔耳不知聖人之行不能以盡同或遠適于山林或近君于左右或不屑就而去或在彼善其身固不肯苟同下流俗之富狀要其歸則遠而去或在彼善其身固不肯苟同下流俗之淫近而不去者在兼善天下亦必不肯輕變其平生之守操之歸于潔身無極已辱己之事而已矣若因伊尹之得行其道而遂以割烹之事誣之是聖人而有辱身之行何足以為聖人哉

吾聞二節伊訓是商書篇各造字載字都解作始字牧宮是夏桀所居是成湯所居之地蓋于告萬章說欲知伊尹無辱身之事當規伊尹有得君之由蓋其起賦賦之中一旦居阿衡之位誠非

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此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

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枉己

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巳矣行去聲

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



至因自致者但其所以致此乃因伊尹樂堯舜之道而成湯暴之  
故尹雖无求于湯而湯不能不存求下尹是尹之要湯吾聞其要  
以堯舜之道而巳若謂割烹要湯則尹之所挾持固不在鼎俎之  
間而湯之所慕好夫豈在滋味之末非吾之所聞矣商書伊訓篇  
載伊尹自言天討夏桀始攻上牧宮之地由我輔佐成湯創其事  
于亳也觀書所言則伐夏救民之事尹蓋以身任之自任如此其  
重豈有割烹要湯之事哉此可見聖賢出處固以道而不苟明良  
遇合是相待而有成湯不得尹則无以華夏正而尹不遇湯即存  
堯舜君民之道惡能自究其用哉  
或謂章○主是任宿其家離疽是瘡醫侍人是內侍瘡環是人姓  
各好事是喜遊言生事的人萬章問于孟子說君子以守身為大  
節宜乎擇地而處不失身于汗賤之人也或人乃謂孔子周流至  
衛因傷醫治癰疽的人得近于衛君乃即館于瘡環之家蓋欲借一  
齊因侍人名瘡環的得近于齊君乃即館于瘡環之家蓋欲借一  
人之力以自通故不嫌于自屈也果有此事否乎孟子答說亦言  
當拈諸理論人當考其素豈有大至如孔子而肯至非其人者哉  
此言大謬不狀也為此言者多由世間有一般好事的人欲假借  
聖人納交之事以自掩其趨以附勢之私故駕造浮誕不根之言  
創立新奇可喜之說既非考據于經傳又不照管乎道理徒眩惑  
愚人之听而已知道之君子豈可為其所惑哉蓋是時王綱既墜  
聖學不明遊談橫議之徒人人得為其說如前章議論為臣父議  
歸為德衷議伊尹為割烹而此章又議孔子于主于癰疽侍人瘡環  
大抵皆出于好事之口變亂是非肆言而无忌憚者其不足為聖  
賢之累而為世道人心之害不淺故孟子每以詳辨而力闢之所  
以扶世教正人心也

身而已伊尹豈肯  
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  
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  
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  
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  
得而子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之意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  
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  
攻桀無道由我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  
始其事於亳也 ○癰疽於齊主侍人瘡環有諸乎孟子曰否  
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癰於容反疽七余反  
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瘡醫也侍人奄人  
也瘡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

於衛節顏氏由是衛之賢臣也下是衛之倖臣也孟子生萬章說欲  
知孔子不苟于所至現于居衛之事可見孔子嘗周流至衛聞顏  
子者其妻與子路之妻為兄弟之親因對子路說道孔子欲得位  
而行道非我之力不能若肯肯來投我以我為主我當擇之于君使  
得大用衛卿之位可立致也子路遂以孔子之言告于孔子孔子  
答說位之得失自有天命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子路安能使我得用  
于衛而我亦何必至于其家乎現孔子之言如此可見孔子進而  
用世不急于進也雅容揖遜而進必以禮退而引去不難于退也  
明決果斷而退必以義禮義在我惟盡其所當為而已至于爵位  
之得與不得惟听命于天說道得之有命不足以為喜不得有  
命不足以為憂其以義命自安如此向使不擇所至而主癰疽與  
侍人瘡環是義當退而不退不知存義之守守命不當得而得不  
知存命之可安是无義无命也孔子肯為之哉孔子當平居之時  
不肯苟于所至者如此  
孔子節桓司馬名離是宋大夫要是遮截的意思司城貞子不是宋  
之賢大夫周是陳侯的各孟子又告萬章說孔子擇人而王不特  
見于處常無事之日雖造次之時亦有不肯苟者昔者魯孔子居  
流列國常不得志于魯心中不悅去而適衛又不得志于衛心中  
不悅去而適宋此時適過宋司馬桓司馬微行而過宋去適陳固當是時  
計无所出只得換了常穿的衣冠微行而過宋去適陳固當是時  
孔子在厄准之中能存自之蓋以全身遠害為重若不暇擇人  
而主矣且至于司城貞子之家蓋以貞子前為宋司城之官其  
賢行者聞于宋後為陳侯周之臣其賢行又著聞于陳故託之以  
為主也夫以孔子處此難之際猶不肯輕于所至如此况處齊衛

喜造言生 於衛主顏離由彌子之妻與子路  
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  
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  
瘡環是無義無命也 雖如字又音準○顏離  
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  
曰禮○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  
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  
禮義而巳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  
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厄王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無事之時而肯主離與侍人瘠環也哉。  
 吾聞節近臣是在朝之臣遠臣是遠方來仕之臣孟子又告萬章  
 說君子小人其類自別故取人之道各以其類觀之吾聞近臣處  
 于國中常為人所主者欲知近臣之賢否但觀其所為主的是何  
 等樣人其人果賢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近臣之賢可知若同  
 乎流俗則近臣亦流俗之輩矣遠臣來自他邦常主于老者欲知  
 遠臣之賢否但觀其所主的是何等樣人其主果賢則是依仁而  
 居托義而處而遠臣之賢可知若其主之非人則遠臣亦非人之徒  
 矣是或主人或主于非人雖若非素定之交而為小人為君子則各  
 有相從之類狀則癩瘡待人非孔子之類明矣而乃謂孔子主之  
 其不類之甚矣尚可以為孔子哉好事之說可不辨而益見其妄  
 矣夫抵君子小人其人品較若黑白本無難辨而臣下每失之詭  
 隨人主每失之偏任者何君子以同道為朋務在進賢小人以同  
 利為朋務在植党君子之朋主下濟國故疎于防奸小人之朋志  
 在得故工于詆正是以直道難容枉道易合此忠佞之分也人  
 主不可不察。  
 百里奚◎百里奚是秦大夫自鬻其身萬章問于孟子說  
 古之賢人若百里奚相秦以成霸業其功各至顯盛矣或人乃言  
 其進身之始欲往見秦穆公而無資遂自賣其身于秦國養牲者  
 之家得其五羊之皮為其家餽牛以此饋緣求見于穆公穆公以  
 為賢遂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不識此語果誠狀乎孟  
 子答說否此言殆非狀也蓋古人未遇之時雖不免累于困窮乃  
 其得君而仕則必不肯甘于汗辱為此言者多由好事之人喜為  
 不經之論欲自掩其汗辱之行而假借于古人之名耳豈以百里  
 之賢而肯為食牛于主之事哉是時列國游士若彈缺吹竽鷓鳴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  
 夫向雉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  
 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  
 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  
 雉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  
 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  
 無事之時豈有主  
 癩瘡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  
 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離瘡與侍人瘠  
 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  
 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  
 觀其所為主與其所  
 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  
 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  
 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音食

狗盜之徒挾其術以干世主之好冀于一用者故往借聖賢之  
 事以自文其私如前以割烹要湯誣伊尹此又以食牛于秦誣百  
 里奚大抵皆以不正之心度聖賢故孟子斷其出于好事之口所  
 以闢邪說正人心者至矣。  
 百里奚說都是國名垂棘屈地是地名宮之奇是虞臣孟子又  
 告萬章說君子百里奚而諒其無食牛于主之事者何亦視其平  
 日去就之間而已蓋百里奚雖仕于秦而生長于虞本虞國之人  
 也當其在虞何常有秦只因晉人所荀息之計與伐虢之師恐  
 道經于虞為虞所阻乃以垂棘所出之璧玉與夫屈地所產之良  
 馬行賂于虞以為假道之資因越虞以伐虢虢先取虢而併及  
 于虞也虞公貪愛璧馬之賂而不顧亡國之患是時虞臣宮之奇  
 以為虞之與虢有輔車唇齒之義虢亡則虞不能獨存于是諍  
 狀諫止虞公而虞公不能听也百里奚見得晉人之計已成虞公  
 之昏難諍以為空言何補遂不諫而去之秦此其去虞從秦之由  
 如此向使虞公能听忠言而却晉人之賂國可以不亡而百里奚  
 可以不去其去虞而適秦乃迫于虞之亡而非有利于秦之用也  
 何為而有食牛于主之事哉夫以虞公一貪璧馬之賂而良臣遂  
 去國隨以亡貨利之足以壞君心速敗亡之禍如此是以明君賤  
 貨而貴德不寶珠玉而寶善人也。  
 知虞節孟子既述百里奚處虞之事遂斷之說斥出處大節惟賀  
 者能辨之百里奚知虞公不可諫脫身去秦時年已七十矣其關  
 世已公見理甚明若食牛于主之事汗賤可耻顯狀易見而百里  
 奚曾不知其為賤食其矣豈可謂老成有智慮乎朕不智則必  
 不能知語默之宜百里奚知虞公之惑于利諫之必不肯听遂止  
 而不諫此其當然而然非見幾之明者不能豈可謂不智乎不智

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  
 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  
 食牛因以于  
 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  
 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號皆國  
 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  
 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  
 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  
 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  
 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  
 諫故不諫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  
 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汗也  
 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







伊尹之說孟子又說古之人有伊尹者豈自家說道苟可以事即是  
吾君何所事而非君乎苟可以事即是吾民何所使而非民乎遇  
治世固進而行道以濟時遇亂世亦進而撥亂以反正其一不進  
而不必其退者為河其意以為天之生此民也將使先知的政通  
後知先覺的啓發後覺而與之共明此道也今我在天民中能人  
人遵則我國天民之先覺者我將舉此道以覺當世之民其責有  
不得而諉諸人者矣惟其心但是當世之民有匹夫匹婦願連失  
所不與被堯舜之澤的皆其心之所不忍者其痛自刻責就如已  
推而納之溝中一般不能一日安者矣是其舉宇宙之大也  
庶之眾无一民一物不在其擔當負荷之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  
如此已伊尹之行也

柳下節鄙是狹陋敦是厚重孟子又說古之人有柳下惠者苟可  
以事不必明主雖遇着汗君亦委身事之而不以為耻苟可以居  
不必尊位雖與他小官亦屈意為之而不必于辭其不擇君而事  
若疑于易進矣而寔不肯顯明以顯己之賢必期直道以行已之  
志其不擇官而居若疑于難退矣而放棄亦不以為怨困窮亦略  
无所憂其處進退之際直率坦夷有如此者至于處鄉里之常人

和光同俗由上狀與之借而不忍去其平自帶自形體既分尔  
我各異尔自為尔无與于我我自為我何關于尔雖使人和湯露  
臂裸程露身在于我則彼自无耻耳安能玷辱于我哉其言如此  
是真曠然有度而置得喪于不較台人已而兩忘者故後世之人  
聞其遺風雖狹陋之鄙夫皆化而有寬宏之量雖高者之薄夫亦  
化而為敦厚之行矣蓋其和德之近人為易親故其流風之感人  
尤易入柳下惠之行因如此  
孔子節漸是清米的水按漸是將炊之時以手承水取米而行蓋  
欲去之速而不及炊也孟子又說三子之行各有不同若孔子則  
兼而有之當其在齊因齊景公託言老不能行義不可留而去時  
炊飯未熟遂承水取米而行雖一飯之頃亦有所不能待焉其在  
于魯因魯定公受女樂不朝知其不足與有為而去狀下不忍遽去  
乃曰禮也吾行必待歸肉不至而後行焉夫去齊如彼其急而去  
魯如此其緩者何蓋魯乃孔子父母之國見幾固當明夫則意无  
宜忠厚去父母國之道當狀拜即此去魯去齊之兩事覺之可見  
孔子之處世存不倚于偏不拘于節者道之不行去可以速  
矣則從而速去不礙終日如其所留則又猶如眷念而不妨于久  
淹世世莫我實身可以處矣則從而退處若將終身如有用我則  
又汲也行道而不妨于仕進也此則內无成心而意必其長行不  
礙亦而用舍隨時孔子所以異于三子者又如此

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  
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

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

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

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

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

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程於我

側爾焉能免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

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孔子之去齊接淅

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

仕而仕孔子也浙先歷反○按猶承也浙漬

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

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

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

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臚肉

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伯夷節孟子既歷序群聖之事因斷之說道大凡行造其極者皆可以為聖狀非道會其全者未可以言聖之至也今伯夷以節自高而視斯世之人无一可與其儔狀潔白之行已造到清之極處而無纖毫之混濁矣其聖之清者伊尹以道自負而視宇宙內事皆吾分內其毅狀相當之志已造到任之極處而无一念之退託矣其聖之任者乎柳下惠以量容天下而視斯世无不可與之人其由狀與借之度已造到和之極處而无纖毫之爭戾矣其聖之和者乎至若孔子任止久速不倚于一偏變化推移應時之順應此則清而未嘗不任也而末嘗不和兼三子之長而將出之乃聖之時者也謂之日時則三子之行不過四時一氣而孔子之道始如元氣之流行于四時有不得而測其運用之妙者矣夫豈三子之可及哉

孔子節凡作樂一音獨奏一遍叫做一成八音合奏一遍叫做大成金是鐘聲是引起的意思玉是磬聲振是收煞的意思絲是琴聲是律中之脈絡智是知之精明聖是德之成誠孟子又說清如伯夷任如伊尹和如柳下惠雖各造其極狀聖矣而未大也惟孔子以一身而兼三子之長是其極聖之事而為一大聖譬之于樂其猶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者乎何以謂之集大成蓋樂有八音若鍾磬一音則一音自為起落這是小成惟于眾音未作之時而擊鐘鐘以宣其聲後眾音既闕之時而擊特磬以收其韻金聲何以能集眾音之大成蓋金石者眾音之綱紀金不鳴則眾音无由而始自鐘鐘一擊狀後眾音翁狀而作而律呂為之相宣矣是金也者豈非開眾樂之端而為之始條理者乎玉不振則眾音无由而終惟特磬一擊于是眾音訕狀而止而條貫為之具也

矣是玉振也者豈非收眾樂之節而為之終條理者乎始終之謂脈絡貫通无所不備此樂之所以為集大成也孔子集群聖之大成何以異于是哉蓋合始終條理而无不備此樂之大成也而孔子之聖寔似之蓋大樂之作有始有終而聖德之全有智有仁有勇有禮此樂之始條理也而此之孔子與其知之豈微處處同發端蓋孔子智由天縱而睿哲所照洞見天道休之全于凡清任和之理條分縷析无一理之不精是智以啓作聖之始與金以開音樂之先者其事一而已矣所以說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玉以收此樂之終條理也而此之孔子與其德之成就處處同蓋孔子德本性成而眾聖兼該克造于聖德之極下凡清任和之止者其事一而已矣所以說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聖兼全而聖德始終之條理備矣此孔子之所以為集大成也彼三子者不過眾音之小成耳豈能比德乎孔子哉

智譬則力也聖譬則巧也孟子又說聖智兼備固孔子之所以集大成而智以成始內蘊合清任和之理而兼照之是智也譬則射者之巧焉德行默成亦清任和之理而時出之是聖也譬則射者之力焉必知之遠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

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任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

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

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

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

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宜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

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

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

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

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訕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鐘以宣

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宜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

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

古樂經之言故見寬云惟天子建中禘之智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下之中而萬則壤成賦之制得祿之班天下者存如此  
之卿節這一節是祿之班于王國者視是比歷的意思孟子又告  
北宮錡說周室之班祿其在王畿之內者各有差等蓋天子以一  
人宰治于土而有卿大夫士分治于下其效忠宜力本與外臣均  
勞而地近視視比之外臣尤重故王制之卿所受采地比于大夫  
之侯也百里卿亦百里也大夫所受之地比于小國之子男五  
里大夫亦七十里也元士所受之地比于小國之子男五里十  
里元士亦五十里也當其時諸侯入則為上朝之卿上出則  
為列國之諸侯其分本相尊後受祿不得不同其賦以王制之  
臣而至于列國之君所以西主室而重內朝之意文自可見焉其  
班祿于天下之同者有如此  
大國節這以下是祿之班于侯者十是十倍四是四倍七是一  
倍庶人在官者是府史胥徒如今雜職吏員之類孟子又說周室  
之班祿其在列國者亦各有差等以公侯之采地而言地方百里  
提封十萬凡君與卿大夫士及在官之庶人皆仰給于其中提君  
享一國之奉為田三萬二千而比之卿祿蓋加十倍之多卿田三  
千二百而較之于君才十分之一而侯加倍于上士上士得田四  
八百而較之于卿才十分之一而侯加倍于上士上士得田四  
百而較之于卿才十分之一而侯加倍于上士上士得田四  
百庶人在官者若府史胥徒之流其祿相若皆得食百畝之入焉  
蓋庶人身役于官既不得自食其力因給之以一夫之養使足以  
代其耕而巳此則祿頒于士或加數倍之人而不嫌于豐祿給予  
下或唯一夫之田而不病于膏尊卑有序豈約適宜大國班祿之  
制固如此  
次國節三是一倍孟子又說公侯之下有伯比大夫同次二等謂之

次國其班祿亦次之蓋伯爵之國地方七十里較之百里之地狹  
矣而國中亦有卿大夫士及在官之庶人則與大國一也故其因  
田制賦君之祿亦十倍于卿得田一萬四千而卿之祿則止三  
千大夫得田二千四百而祿至于大夫則一倍于上士而得八百  
上士則一倍于中士而得四百中士則一倍于下士而得二百  
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畝之入使足以代其耕則  
與大國之制無不同矣蓋自卿以上祿限于地固不得與大國同  
其豐自大夫以下食因其事則不得不與大國同其約次國班祿  
之制蓋如此  
小國節二是一倍孟子又說伯之下有子男比次國又降一等謂  
之小國其班祿亦次之蓋子男之國地方五十里較之七十里  
之地則又狹矣而國中亦有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者亦與次國  
也故其因田制賦君之祿亦十倍于卿得田一萬六千而卿之  
祿則止二倍于大夫得田一千六百而祿至于大夫則一倍于上  
士而得八百上士則一倍于中士而得四百中士則一倍于下  
士而得二百下士則與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畝之入使足以  
代其耕則亦與次國制無不一不獨矣蓋自卿而上其祿厚也而  
不減則國小不足以供故不得不殺大夫以下其祿薄也而復減  
則養廉不足以給故不得不同班祿小國之中者其制又如此  
耕者節獲是受田差是等級孟子又說庶人在官者之祿固取其  
足以代耕突而代耕之分數又自不同蓋耕者所受之田每夫以  
百畝為節百畝之田必加以糞也而力勤的其所入祿可以食八  
人所以供九人之食若稍次于上農的其所入祿可以食八人  
中等的祿可以食七人中等的又次的祿可以食六人若下農天則  
不過能供五人之食而止人事之勤惰不齊而收入之多寡有異

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倍之也四  
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  
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  
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  
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  
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則有祿  
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  
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  
之力以耕而取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  
者則但受祿於官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  
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上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  
一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六十  
人卿田二百六十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  
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二謂二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  
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  
可食百四十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  
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農夫食八人中農夫  
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也唐命之食即食雖粗糲之飯蔬菜之羹未嘗不飽而不嫌于非  
也非飽其食也敬賢者之命不敢不飽也夫以坐起飲食一惟賢  
者之命是從真可謂曲尽尊賢之禮矣此特儀文之末而尊賢  
之道尚不止于此者天位以官有德而公不與之共焉天職以  
任有德而公不與之治焉天祿以養有德而公不與之食焉其所  
以尊之者不過造請承順之聞此乃无位之上所可自居其尊賢  
之情者耳豈以王公操爵祿之柄可以貴人富人者而其尊賢之  
道僅止于此而已哉朕平公雖未及尊賢之道而已曲尽尊賢之  
禮其視世之負其位不肯下交者固不狹貴而友微之干  
大國之君者又如此

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  
益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  
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  
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  
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  
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  
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  
待賢人使治天民非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  
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  
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  
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

在上之君公大夫而虛懷隆禮以敬其下非无謂也長民莫如德  
道德所在雖賈者不得而慢因彼為賢而我尊之這叫做尊賢貴  
賈尊賢其事若有不同朕以禮言之上下相敬各有攸當同歸于  
義而巳蓋義者宜也位之所在則尊君為重故用上敬下而不為  
語此安分之理宜朕也德之所在則尊賢為重故用上敬下而不  
為屈此忘分之理宜朕也分之則為各欲自盡其心合之則為一  
理相成之道所以說其義一也世之人但知貴己而不知尊賢則  
亦昧于義之所在矣按孟子此章因論朋友遂及于君臣蓋君臣  
朋友皆以義合者也義合則從不合則去故定交甚難而全交為  
尤難止于定交而巳如獻子于五人惠公于顏般平公于亥唐能  
不狹者皆可以得友必欲心乎意契終始相敬以全其交則必如  
堯之于舜元首股肱廢歌喜起于一堂而後可以言泰交之盛此  
則非有任賢不貳之心者不能不狹其貴而巳

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賈尊賢其義一也  
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  
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  
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  
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  
倫之至而孟子  
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  
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  
禮儀幣帛相交也 曰卻之  
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  
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  
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  
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



曰請節萬章又問孟子說尊者之賜頗不可卻而不義之物終不可受于此而求善處之術當其以物來饋心雖知其不義請勿顯言其不受之故而以辭卻之但心中暗地計較說此其物是不義而取之于民者但假托他事以為辭而卻之不愛則在我既無不義之注在彼亦難加我以不恭之罪人已之間兩無所失不亦可乎孟子答說處人之餽以辭却之固嫌于徑直之不遜以心却之亦失之詭譎而不情但看他道與禮何如耳如使其交于我者當餽而餽當賄而賄而有道以相與其接于我者申之以辭將之以物而有禮以相加這等的交際則雖聖如孔子為禮義之中正亦有見于禮之可受而不問其所從來有見于道之可受而不疑其為非義斯受之而已矣以孔子而猶不為已甚之行則有賜于我而以心卻之者亦豈得為順應之道哉

今有節饗是攔奪財物康誥是周書篇名越是顛越該是怨置萬章又問孟子說夫子謂受賜者但當觀其交際之禮不必更問其所從來設若有人于國門之外曠野之所殺人而殺之因用其禦得之貨交我以道餽我以禮若此者亦可不問其從來而受之乎孟子答說若是禦人之貨則豈可受書經康誥之篇有云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所有之貨閔朕不知畏死這等凶惡之人以所共贖凡民无有不怨可見禦人之盜乃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不

餽作本

有不待教戒即當誅戮者也豈可受其餽乎蓋義亦當受即股受夏之天下周受殷之天下亦有所不辭者其功烈至今光顯人孰得而議之若夫禦得之貨不義甚矣如之何其可受也哉此可見君子雖重于絕人而未嘗不嚴乎律已尊者之賜雖有所弗却而義利之辨固未嘗不審也

今之節比字解做連字充字推廣的意思田獵奪取禽獸萬章又問孟子說禦人之貨誠不可受矣竊見今之諸侯暴征橫斂利民以自奉其取諸民之不義就與禦人國門之外的一般荷善其禮而備物以相交斯君子受之而不嫌于不義此與受禦人之貨者有何分別敢問此何說也孟子答說今之諸侯取之于民固多不義之干盜則亦太甚矣試以王者之法論之子以為今

故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賄聞戒周其饑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受恭敬之節孔子受之萬章曰公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閔不畏

死凡民罔不讒是不待教而誅者也股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諛書作慙徒對反禦上止人而殺之曰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際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閔無凡民二字諛慙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思意其直為衍字耳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

今有節饗是攔奪財物康誥是周書篇名越是顛越該是怨置萬章又問孟子說夫子謂受賜者但當觀其交際之禮不必更問其所從來設若有人于國門之外曠野之所殺人而殺之因用其禦得之貨交我以道餽我以禮若此者亦可不問其從來而受之乎孟子答說若是禦人之貨則豈可受書經康誥之篇有云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所有之貨閔朕不知畏死這等凶惡之人以所共贖凡民无有不怨可見禦人之盜乃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不



絕矣止前  
之天下行王者起而修明法度將連合今之諸侯而及誅之乎抑  
先施教令不改而後誅之乎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與樂人之  
盜不待教而誅者固不同矣今但以其取非其有而遂謂之盜是  
乃推其不取之類直至于義之至精至密而去處必一介不取而  
後為義之足所以稍涉不義而即加以盜名也其寔樂人之盜  
乃為直盜諸侯取非其有雖令之所謂民賊豈可遽以同于樂人  
之盜也哉即諸侯與于樂人之盜則諸侯之德亦異于樂人之貨  
矣尚何疑于君子之受賜乎且諸侯之德所以不可與却者非但  
義不可以過末而禮固不嫌于從俗也昔者孔子之仕于魯國也  
魯人之俗每當祭祀之時必去田獵于外迨逐禽獸爭相枝奪以  
供俎豆之需此其事宜非聖人之所屑為矣乃孔子亦從其俗而  
與之獵較焉夫田獵之事鄙事也較奪之俗薄俗也孔子猶且為  
之不肖自別于魯人則知事之元害于義者從俗可也况乎交以  
道接以禮者而其賜豈有不可受乎蓋獵較之俗不能累孔子之  
聖而諸侯之賜不足病君子之廉處世之道但求合于中庸之行  
而已豈必絕物以為高哉

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  
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  
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  
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  
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此連也言今諸侯之  
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  
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樂人  
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樂人於國門  
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  
然必樂人乃為真盜其為非有而取為盜者  
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  
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  
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樂人之盜也哉

賦則節事道是以行道為事簿是簿籍兆是事端之先見者淹足  
留滯萬章又問孟子說君子之仕將以道易俗也今孔子從魯之  
俗如此賦則其仕于魯也固非以行道為事與孟子答說孔子身  
任斯道之責行道之外更有何事乃事道也萬章又問說孔子既  
以行道為事則獵較之俗宜思有以變之而友從之何也孟子答  
說孔子從俗之意固非安于因循但以其積習既久未可遽變姑  
先正其本耳蓋魯人之獵較以供祭祀只因祭无定器无定品  
也孔子先為簿書以正其器使器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雜繆之  
物供其簿書之所正者使定有常品也物既定則大本正矣彼獵  
較所得之物雖多无所用之其俗將不禁而自廢此于從俗之中  
寓變俗之法正聖人轉移之妙用也安可謂之非事道乎萬章又  
問說孔子以簿書為簿籍而為簿籍之器則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  
自遂者矣志不得遂何為而不入乎孟子答說孔子非難于一  
地但世方望我以行道而後去太驟將啓人疑畏之心所以不  
去者正欲尋個頭腦從簿書器物做起先小試其道以示人使人  
知吾之志誠使易從而不敢其難賦後可以次第施為而吾道夫  
行之兆將于此乎下之耳若其兆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其道則  
非吾道之不行也君上之不能行也下之不能行也始去蓋其去  
難不輕而志則未嘗不決是以可仕則仕可速則速未嘗終三年  
之久淹滯于一國也其去留之不苟如此何莫而非事道之心哉

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  
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  
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  
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  
未知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  
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  
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  
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  
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  
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  
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  
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  
以四方雜繆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  
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



孔子節見行可是見其道之可行際可是交接以禮公養是供饑之儀孟子又告萬章說孔子行道之心不但于仕魯見之苟可以仕未嘗不委曲以與其一遇也吾常歷觀其仕進之跡大槩有三有時會偶值事機適投見得吾道有可行之兆則委身而仕這見行可之仕其久雖未見其可行而能迎之致敬待之有禮此蓋有尊賢之誠者則亦不忍遽去而仕焉這是際可之仕其次禮雖未必其能盡而有與公繼粟而人繼肉此能修養賢之曲者亦不忍遽棄而仕焉這是公養之仕其果何以收之其仕于魯也當定公即位之初正桓子執政之日此時桓子能尊之定公能用之駿也乎道有可行之漸因與桓子共政而不辭此所謂見行可之仕也其仕于衛靈公也有感于郊迎之禮則就之未至于問陳不遽行也此所謂際可之仕也其仕于衛孝公也有感于問餽之殷勤則就之特待其為政不違去也此所謂公養之仕也夫曰行可曰際可曰公養仕雖一有所擇而義則一有所倚則何莫而非事道之心哉現于此章至賢之辟受進退固不肯拘俗而苟為同亦不可矯俗而苟為異從違可否之間惟以禮義為之權衡而已

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夫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孔子有見行可之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轍也因化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

張氏曰  
孟子曰  
居下之秩可也  
一級之榮而已  
尊官也  
所宜居要當辟尊官而  
為貧而仕則所願者不過一身一家之養而已厚祿也所宜受要  
當辟厚祿而居微薄之俸可也蓋官卑則職事易稱祿薄則分顯  
稍安為貧而仕者其自處之道當如是耳

仕非章也○孟子說君子之仕雖有受祿之道而不可有仿祿之羞蓋凡仕而用世本為濟時以行道非為貧無所資求為得祿之地也狀或道與時違而家貧親老無以為俯仰之需不得不資于升斗之祿亦有時乎為貧而仕焉正如娶妻者本為繼嗣非為資其餽祭也狀亦有不任井臼之勞不得不藉其中饋之助者亦有時乎為養焉夫為貧而仕既非不得已之情則擇官而處宜安退讓之分爵以取貴必負行道之志者方可以居尊位既為貧而仕則所願者不過一階一級之榮而已尊官也所宜居要當辟尊官而居卑下之秩可也祿以取富必仕行道之責者方可以食厚祿既為貧而仕則所願者不過一身一家之養而已厚祿也所宜受要當辟厚祿而居微薄之俸可也蓋官卑則職事易稱祿薄則分顯稍安為貧而仕者其自處之道當如是耳

辭尊居卑是守閑之吏析是夜行所擊的木柳委吏是主倉廩的官乘田是主苑囿的官苗是肥親孟子又說為貧而仕者固在辭尊位而居其卑辭厚祿而居其貧矣而卑貧之職果以何者為分之所宜居乎其惟守閑之吏訊防出入以擊析為職者其位既卑而事不難于理其祿甚薄而食不浮于人此則為貧而仕者之所宜居也不覩之孔子乎孔子嘗為貧而仕而為委吏矣委吏所司者錢穀之事宜非聖人之所屑為乃孔子則曰委吏雖卑其職易稱也蓋錢穀之數不過出納吾惟于出納之間料量惟平而會計當焉吾職已矣會計之外更有何事乎亦嘗為乘田矣乘田所司者芻牧之事尤非聖人所屑為乃孔子則曰乘田雖卑其職易稱也蓋芻牧之事不過牛羊吾惟于牛羊之畜孳息蕃盛而計壯長焉吾職已矣牛羊之外更有何事乎以孔子為貧而仕惟取其職之易稱如此狀則抱關擊析豈非辟尊富而居卑貧者之所

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饋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其所居但當如此

**惡乎聲稱音託○析夜行所宜乎抱關擊析**

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析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

**孔子嘗為若不能然則是貧位慕祿而已矣**



位卑節孟子又說為負而仕所以必辭尊官而居卑官者非无故也小臣與大臣其責任固自不同再蓋官卑者分亦卑若使身任卑微之位本无行道之責却乃高談闊論與人王爭是非下與國家謀理亂此則位之所在不可以言而妄言越職侵官之謂必有所不能免矣岂无取罪之道乎官大者任亦大若使身居朝廷之上本非窃祿之官却乃受直急事上无以輔益君德下无以康濟民生此則道之所在可行而不能行尸位素餐之謂必有所不能免矣岂不可耻之甚乎夫出位為可罪則卑官固易稱之官道不行為可耻則尊官非窃祿之地此為貧而仕者所以當辭尊官居卑官而以地于為法也此章見小臣大臣各有所當盡之職能奉其職即委吏與田為宜不能奉其職即秉政立朝為辱是以人臣薦奉公之義宜度已而處官人君操馭下之权宜量能而授任也十三章云託是寄食于公萬章問于孟子說賢非后不食士當未仕時雖寄身于諸侯而食其祿似不為過但不肯寄食于諸侯者果何謂也孟子答說士之不託諸侯非其心之不欲乃分之所不敢也蓋諸侯本有爵士之封不幸失國出奔託身他國他國之君待之以寄公之祿歲有常廩此乃諸侯之禮也若是本无爵士

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粟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萬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萬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甲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

記和特 牲諸侯 不厚焉 公之喪 大記君 定長未 小飲為 寄公國 寓出

乃寄寓于諸侯不仕而食其祿是以匹夫而擬邦君之尊犯分而非禮矣此所以不敢也萬章又問說士之不託諸侯固矣若國君以粟餽之于士則將受之否乎孟子答說君餽粟于士七國當受之也萬章又問說士于諸侯既不敢以寄食而餽粟則又可受敢問此何義也孟子答說君之于民也分若相懸情開一休固有賑窮恤置之義焉士而未仕无異于編氓則君之餽士是亦周之知守身之禮又不可味處餽之義也 周之節賜是予以常祿萬章又問孟子說人君待士餽之以粟賜之以祿同一錫予也乃士于所周之粟則受于所賜之祿則不受此何謂乎孟子答說士之不敢受賜即是不敢託于諸侯之意分有所不敢也萬章問說敢問不敢受君之賜何謂也孟子答說君之待民與所以待臣其禮不同人臣受職任事雖微如抱關擊柝之吏皆有所守之常職自當有所賜之常祿以食于上此本臣之分而亦人君待臣之禮也若士而未仕則无常職矣无常職則不當受常祿矣若无常職而受所賜之常祿則是以庶人而士同于在位之臣越禮犯分不恭孰甚焉此所以不敢受其賜也夫為上者上既不敢比于有國之君而托其身下又不敢比于有位之臣而受其賜則其所遇亦甚窮矣窮而能以礼自處不為苟得比上之所以可貴也 君餽節並是頓教卒是末後標是以手麾斥侯是于思的名臺是使令人役萬章又問說士不敢受君之賜獨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君之致餽于士亦可常繼乎孟子答說人君致餽于士固不可不繼而失之疏亦不可常繼而失之教昔者魯繆公之于子思也素其賢而尊礼之數使人問候以通其意且教餽鼎肉以致其

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 萬章曰君餽之粟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周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







言以道于君而後見乃庶人則未嘗傳質為臣其進猶未離  
乎市井之俗章卷之職也其不敢見于諸侯正所以安庶人之分  
而不致回于在位之臣以禮自守而已使禮以求見豈能免于  
于進之虞哉

孟子曰萬章問孟子說士未嘗傳質為臣既以庶人自處則當惟  
命矣矣矣今國君召庶人而後之庶人則往役而不致後者欲  
見士而召之士則不肯擊身往見何也孟子曰說士處庶人之分  
則不致後也與有與為庶人者率子民之賦供力役之征其所以  
趨也過功而不致後者身自是以分自守義當也若為士者欲以  
見而見月也世也道而見其身若召之而即往則亦見其往道  
也而人亦已之義不如是也狀則召之可往往役而不可往見  
有也以其尊卑貴賤則人君欲見賢而何可不降下賢之禮

此言也士不可召義也萬章恐其未達乃明之說道下  
所以不往見諸侯者非一見之禮也蓋必有其故矣吾且問子諸  
侯之士所以汲也狀于求其一見者其意果何所為也哉萬章  
曰說國君所召于士者百兩件一件為其禮問多禮可以為考德  
欲見之也孟子曰說國君見士之意使不為其多聞與賢而已如  
為其多聞而欲資之以論明道是師道之所在也說有師道解  
善如天不猶且李而不臣不可召見而况諸侯一國之士再統可  
以召師乎既為其賢而欲資之以贊其治化是德義之可與也  
厚其德維折節下交欲有謀焉就之小有為屈乃欲召之往見則  
臣者之所聞者乎知國君之不可召士則士之不可往見明矣

繆公節而子又問萬章說欲知國君不可召士觀繆公于子思之  
事可見矣昔者繆公知子思之賢而欲見之因問于子思曰古者  
于乘之居忘分下交與章布之士為友則何如繆公此言分明有  
自矜之意于是子思艱狀不悅答說吾聞古之人有言國君之于  
賢者當尊之以師道事之云云也但如君所言之云乎吾思子  
思不悅繆公之意也不以為君臣之際以當值言之則子思而在  
上為君我而在下為臣勢分懸絕何敢與君友也若以道德言  
之我則繫師表之望子當以師道事我者此矣則與我平交而為  
友乎由子思之言推之子思之言與一介之士為友且不可况欲  
召之往見則所以待士之禮文出繆公之下矣上言尊其言哉  
齊景公一節虞人是守死節之吏皮冠是田獵之冠通篇為所叫作  
旃旃上有交龍叫作旃初初叫作旃而子又言萬章說若不可以  
召士不但徵諸子思之言規虞人之事又可知矣昔者齊景公將  
有事于田獵使人執初初之旃召虞人以世事虞人不至曰公怒  
將執而殺之孔子贊美說志士固窮守志不與世變而不愧于  
生常念喪其有而不顧若虞人者足以當之矣夫孔子何取于虞  
人而贊美若此蓋旃旃非招虞人之物招非其物雖死不往孔子  
所以取之也萬章因問孟子說旃旃非所以招虞人狀則招虞人當  
用何物也孟子答說虞人以田獵為我則招虞人者當以皮冠也  
其所有事也若庶人未仕者則招之以繩帶之旃蓋有取于小義  
之煥士已仕在位者則招之以交左之旃蓋有取于變化之象狀  
皆不取用旃旃有象之大夫方用旃旃之旃招之蓋以大夫為  
朝者有文明之德故招之以旃以明其不同于士庶也景公乃以  
之而招虞人此虞人所以雖死而不敢應其招凡此皆大義也

者侯也。質與質同。傳通也。賢者士執雉  
言侯也。庶人執鷄。相見以自進者也。國內  
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費  
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召  
之役則往。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  
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  
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曰。為其多聞  
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  
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  
召之也。為其多聞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  
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

事之云乎。豈曰冬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  
不曰以位則于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  
以德則于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子乘之  
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孟乘  
聲什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齊景公田  
之。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齊景公田  
招虞人以旃。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志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喪息浪反。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  
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旃。大夫以旃。皮冠田獵  
之冠也。事



尚知守官如此子乃不知守道而應諸侯之召虞人之不往也

有大節孟子又言萬章道天下有一定之名分則各有一一定之法守今以大夫之旌招虞人虞人寧死而不取也此理之使以招士之旌而招庶人庶人豈敢不安其分而往應其召哉夫旌之與旂皆首之招也以首者之招也賤者雖非其物猶為賤者之優厚之而尚不肯往况乎召使往見此乃招不賢人之招也以其不賢人之招也賢人則輕慢之屈辱之其為賢人以道自重者豈肯往應其召乎知賢人之不可召而固召見賢固必有其道矣欲見賢則不可不取其不正之意也孟子又言萬章說即賢人之不可召則知國君見賢或近而就聘或遠而幣聘當必以道而後可也使以不賢人之招也之則是欲見而不以其道就知欲入之入室却閉了門的一般賢者何由而得見也蓋欲見賢人須先開其門路所謂門路也禮義而已義以制事也禮為節乎之道是人所共由之路也禮以治躬也禮為中正之則見人所當出入之門也而能循之者少矣惟是君子識見高明志趣端正為能非義允行所往來者必由是路焉非禮則不入者必由是門焉其正身行已一于道而不苟如此詩經小雅大東之篇有云瞻彼閭道其寬乎如砥而不險峻正直如矢而不邪兩是乃君子之所踐履小人之所視微者也觀詩之所言所謂君子能由義路而由禮門因河知矣夫君子以義自守如此若往應不賢人之招則是舍正路而不由輪大闕而妄入失已甚矣其豈其所肯為者哉此欲見賢人者必不可不由其道也

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任者交龍為旌祈領而注於旂千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不賢人之招也以上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人而閉之門也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首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

于魯田中都宰而為司空由司空而為司寇時皆有官職之當守魯君以其官來召則當以其官應召此正人臣官守之常義不可違也亦市井紳士之臣耳安得與孔子應召之事並論乎此章見下節上之所在賤如貴人不可得而屈人君待之各以其道則各各辦而節義亦无不伸矣 一鄉章 孟子教萬章道君子進善之益固當博資于人尤當兼備于己以取友而言人孰不欲盡善士而與之為友哉在我之善未廣則在人之善難兼其所友者凡何是必我之德行道義蓋于一鄉而卓然為一鄉之善士也後章一鄉之賢者能者我可得而友之而一國之善士也後章一國之賢者能者我可得而友之而一世而卓然為天下之善士也則將天下之賢者能者我皆得而友之而天下之善士也後章一國之賢者能者我皆得而友之而天下之一人而一鄉一國豈是道哉朕則君子取友欲以廣善之益誠不可不自力于進善之功矣 以友節尚字與上字同孟子又告萬章說君子取友而至于天下之善士則其取善之量固已遍天下為一身矣乃其向往之念看得字宙甚大雖友天下之善士只做眼前世界中人其心猶以為未足也又進而論乎千百世之禮古帝王賢聖之為人焉古人之言識于詩也則謂乎詩而諷詠乎雅頌之音古人之言識于書也則謂乎書而探索乎典謨之指此于言語文字之間固可以仰窺古人之遺訓矣使不詳其為人之道則所謂說者亦徒陳

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 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益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益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



言而不可乎是以必論其世代之殊考其行事之異如論精爽少  
世則當知堯舜之道德何以隆論三代之世則當知禹湯文武  
之功業何以盛如此則誦讀之傳不但為心學之資而亦驗之  
真也其精神之靈是身居千載之下而心乎千載之上蓋  
與古之帝王同游聖賢為侶而所友者不止于今世之士矣所以  
說是尚友也至于尚友而後取友之道無以復加于此見友道之  
無窮而君子進善之心未可以自足也自足則滿則不復有進  
矣

問卿章○昔者孟子為卿于齊宣王就把為卿的道理問于孟  
子蓋欲得其設官分我之意也孟子答說王之所問是何等樣卿  
宣王說卿只是一樣的官也有不同乎孟子答說卿之列爵雖同  
而委任則異有就國君同姓之申選擇其賢者而命之為卿這叫  
做貴戚之卿有就大夫異姓之申選擇其賢者而命之為卿這  
叫做異姓之卿之不同如此宣王問說卿既有兩樣請問貴戚  
之卿何如孟子答說所謂貴戚之卿者與君有親之之恩幸而君  
無大過與國同休固其所其願也設或君德不修至于荒淫暴虐  
有大過彰聞于外則當正言以規諫之諫之不從不以一諫而遂  
止必至再三反覆匡救務使翻狀悔悟而後已焉使或執迷而  
不肯改言既無可入之忱此身又無可去之義安忍坐視其亂  
而不為之所則當易置君位更擇宗族之賢者立之庶以扶社稷  
存宗祀于未墜此親臣義同休戚達權救變之道當狀也

所謂貴戚之卿如此  
王勃二節勃狀是變色的模樣宣王問孟子易位之說疑其言之  
太過不查勃狀變色孟子乃正言以安之說王勿怪臣之言為太  
甚也王既問于臣臣不敢不以正對若有所避諱而不言則隱  
情而不直矣臣也敢哉宣王顏色稍定狀後問于孟子說請問異  
姓之卿何如孟子答說異姓之卿與貴戚之卿稍異其引君下道  
非必有大過而後諫也或用人之失行政之差當隨事匡救者知  
無不言也無不盡亦不以一諫而遂止必再三開導于其前以庶  
几其一听至于反覆規諫而不從上不受善之誠斯下无可自之  
義矣安能恣其爵位而久居其國乎則有見几而作潯狀長往而  
已所謂異姓之卿蓋如此夫貴戚異姓之卿雖有不同狀則一以  
宗社為重一則以正君為急其反覆規諫同一忠愛之心至于不  
幸而易位而去國皆非其情之得已也人君誠能體親賢之意以  
慰自立于無過則可以貽宗社永固之休成君臣始終之美矣

三論語  
子比子

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  
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  
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不足又  
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  
為一世之士矣○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  
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  
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  
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  
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

得已而至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  
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王色定然  
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  
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  
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  
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  
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  
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  
委任權力之不同  
不可以執一論也霍光傳

三論語

三論語

下卿



經史正角

孟

卷八

三十



